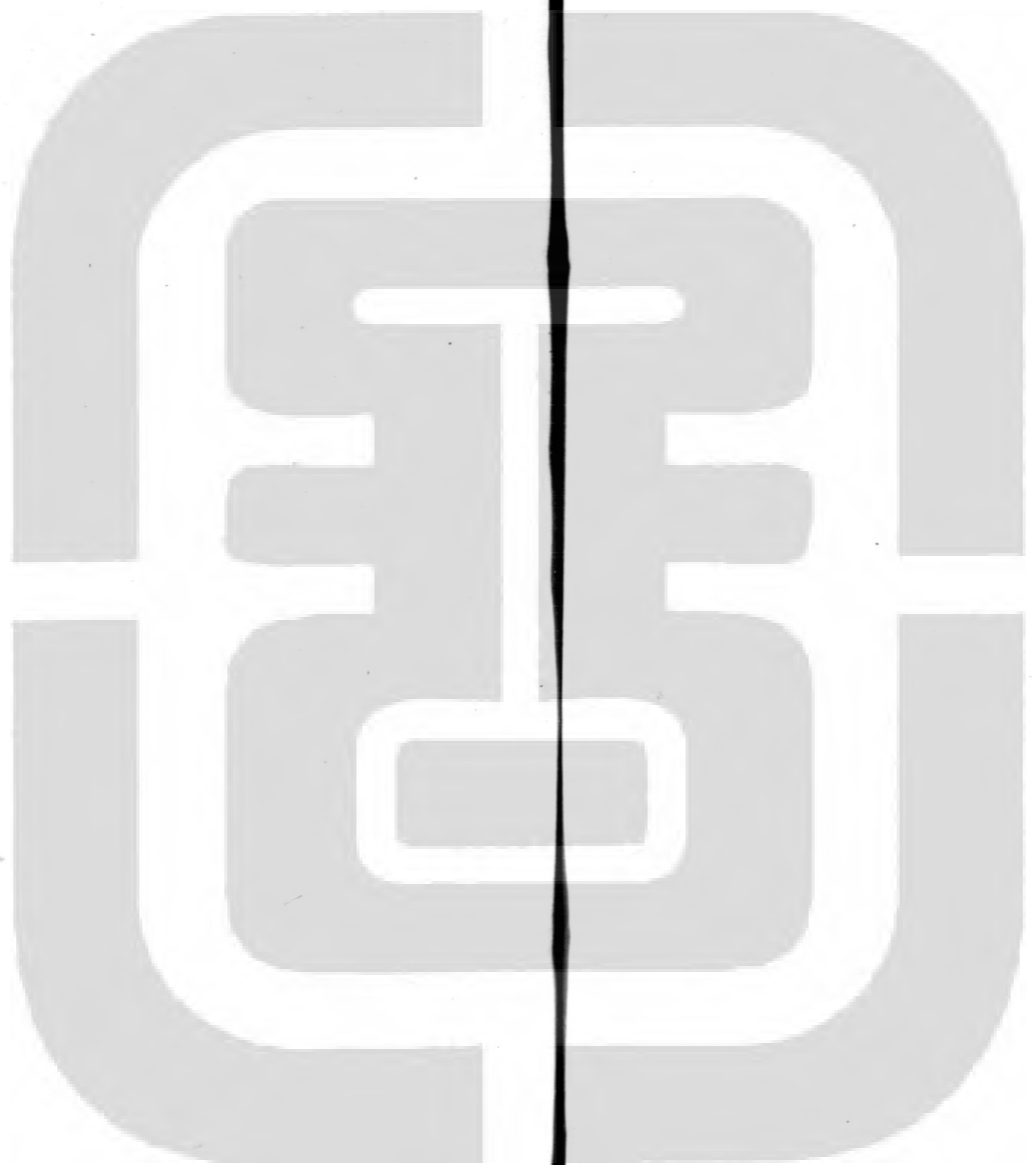


蘇

藏

七



樂城集卷之三十八

宋西蜀蘇轍子由著

明東吳

王執禮子儀

顧天叙禮初

全校

右司諫論時事一十四首

乞給還京西水櫃所占民田狀

十八日

右臣訪聞頃年宋用臣引洛水為清汴水源淺小行
運不足遂於中牟管城以西強占民田潴蓄雨水以
備清汴乏水之用方用臣貴盛州縣皆不敢爭但中
牟一縣占田八百五十餘頃伏惟 陛下卹養小民
過於赤子無名侵奪 聖意不然臣欲乞指揮汴口

以東州縣各具水櫃所占頃畝數目及每歲有無除放二稅仍具水櫃委實可與不可廢罷如決不可廢卽當如何給還民田以免怨望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三省事多留滯狀 二十四日

臣竊見先帝改定官制因唐之舊布列三省使出入相鈎較文理密察得古之遺法然患有司推行不能盡如聖意參考之益未見而迂滯之害先著見今三省文書節次留礙比官制未行以前頗覺其弊臣嘗訪問衆人得其一二意欲因見行之法略加疏理務令清通簡便苟迂滯之病旣除事不至雜冗難

治官吏日有餘力則參考之功可得而見也謹具條件如後

一凡事皆中書取旨門下覆奏尚書施行所以爲重慎也臣謂國之大事及事之已成者依此施行則可至於日生小事及事之方議者一切依此則迂緩之弊所從出也假如百官給假有司請給器用之類此所謂日生小事也臣僚陳請興革廢置朝廷未究本末欲行勘當之類此所謂事之方議者也昔官制未行如此等事皆執政批狀直付有司故徑而易行自行官制遂

三百四十九
罷批狀每有一事輒經三省贖寫之勞既已過
倍勘當既上小有差誤重復施行又經三省循
環往復無由了絕至於疆場幾事河防要切一
切如此求事之速辦不可得也故臣乞復批狀
之法以便日生小事及事之方議者惟國之大
事及事之已成者然後經歷三省則事之去者
過半矣

一三省文書法許吏人互相點檢差誤毫末之失
皆理爲賞罰故被罰者畏避譴何巧作遷延以
求細密被賞者瞻望勞績推毛求疵務爲稽緩

因此文書無由速了臣欲乞今後不以差悞爲
賞罰惟有所欺弊及雖係差悞而害事者方行
賞罰

一文書至尚書省自省付諸部自部付諸司其開
拆呈覆用印皆有日限逐處且以五日爲率凡
十五日其勘當於外日數及多幸而一出得完
具者自諸司申部自部申省其限日如前則已
一月有餘日矣不幸復有問難又復一月自此
蓋有不可知者費日雖久而遣限如法雖欲加
罪終不可得故臣欲乞以事之緩急減定日限

亦救弊之一端也

一古者因事設官事不可已然後置官今官倣唐制事本不須如此而爲官生事者往往而有如應支錢物尚書度支行遣得旨許支合下所管庫務支給者必先由太府寺本寺備錄帖所管庫務又經比部句過然後送庫務支給臣謂太府寺未嘗可否一事在有經歷宜令度支徑送比部句過又如諸路召募押綱合得酬獎諸庫務已給朱抄先經太府寺印帑保明指定合得酬獎申尚書金部金部再行勘驗詣實關司勲

句覆然後關吏部施行臣謂太府金部兩處勘驗保明顯有煩重宜裁減一處又如在京職事官舍破白直并宣借剩員或替換宣借昔未行官制以前皆係所屬直下步軍司差撥自行官制並須經由尚書兵部兵部但指揮步軍司依條施行臣謂兵部別無可否亦不須更令經歷如此等事數必不少非臣所能盡知乞下六曹及二十四司各具有無似此重複之事若能一切裁損必大有所益

右三省事務衆多條約繁夥非臣一人所能究悉臣

前件所陳四事特其一二而已欲乞 陛下降付三省推類講求立法施行或選擇臣僚精通明敏者二人俾專治其事務令約而不遺多而不亂今三省胥吏比舊人數極多皆由法不省便在費人力若將來法制一清此曹亦漸可減事清吏少此最爲治之要也惟 陛下留神省察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言科場事狀

四月初三日

右臣伏見尚書禮部會議科場欲復詩賦議上未決而左僕射司馬光上言乞以九經取士及令朝官以上保任舉人爲經明行修之科至今多日二議並未

施行臣竊惟來年秋賦自今以往歲月無幾而議不時決傳聞四方學者知 朝廷有此異議無所適從不免惶惑慙亂蓋緣詩賦雖號小技而比次聲律用功不淺至於兼治他經誦讀講解尤不可輕易要之來年皆未可施行臣欲乞先降指揮明言來年科場一切如舊但所對經義兼取注疏及諸家議論或出已見不專用王氏之學仍罷律義令天下舉人知有定論一意爲學以待選試然後徐議元祐五年以後科舉格式未爲晚也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乞招畿縣保甲充軍狀

九日

右臣近奏乞招河北保甲充禁軍聞已有 朝旨令
逐州軍長吏等優給例物寄招在京禁軍去訖臣竊
謂京畿諸縣保甲事體與河北無異而所在闕額禁
軍尚多欲乞指揮京畿諸縣一依河北已得指揮招
募施行臣又聞河北河東舊有義勇自來每年冬教
以爲邊備民所習慣不以爲怪畿內百姓非邊民之
比今來保甲雖罷按閱而未免冬教民情未安亦乞
特與放罷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乞令戶部役法所會議狀

十五日

右臣伏見閏二月十五日 聖旨節文詳定役法所

奏諸路衙前先以坊場河渡錢依見今合用人雇募
不足方許揭簿定差臣竊聽中外之議以謂此法頗
爲穩便蓋見今諸路每年所入坊場河渡錢共計四
百二十餘萬貫而每歲所費衙前支酬及召募押綱
錢共計一百五十餘萬貫所費止用所入三分之一
縱使坊場河渡價錢別行裁減不過比見今三分減
一則是所費亦不過所入之半而免却民間衙前最
重之役其爲利民不言可見續准閏二月二十七日
聖旨節文詳定役法所狀再詳雇募二字切慮諸路
承用疑惑將謂依舊用錢雇募充役欲乞改雇字爲

招字衆謂此法既不以錢雇人空行招募必是招募不行要須一例差撥未委每年所得坊場河渡錢四百二十餘萬貫除支酬衙前重難及雇募押綱錢外其餘欲將何處支用又熙寧以前諸路衙前多有長名人數只如西川全係長名故衙前一役不及鄉戶淮南兩浙長名太半以上其餘路分長名亦不減半今坊場既已拘收入官必無人願充長名則應係衙前並是鄉戶雖號爲招募而上戶利於免役方肯投名與差無異上等入戶既充免役衙前則以次入戶須充以次色役如此則下戶充役多如熙寧以前方

今入戶久爲苗役所困物力比熙寧以前貧富相遠而差役之法比舊特重此衆議所以未服也然臣竊聞西邊熙蘭等州及安疆米脂等寨每年費用約計三百六七十萬貫此錢太半出於苗役寬剩今苗役既罷故議者欲指坊場河渡錢以供其費致使衙前須至並差鄉戶臣謂朝廷養民備邊雖有內外之別而其實一家之事耳若備邊之費實未有准擬則坊場等錢存以待之亦不得已之計也今邊防之計詳定役法所必未能周知其詳而暗指坊場等錢以備其費則其養民之計亦已疎矣臣欲乞朝廷密

切指揮戶部與詳定役法官會議先計上件新置城寨歲費幾何若干係西川茶錢若干係經制司錢若干係關額禁軍錢若干係內藏庫錢似此諸般科名外尚有不足數目若干若此數目不至絕多臣乞計其所闕三年之數於元豐庫及崇政殿庫錢內椿出訪聞此庫錢物山積本先帝所蓄以備邊事今於此支用正合先帝本意臣訪聞蘭州等處道里嶮遠決爲難守朝廷見議棄指以安中國三年之後邊境已定卽非久遠不絕之費所用錢數雖多亦有限量其坊場河渡等錢旣別不支用卽乞依閏二月

十五日 聖旨指揮雇募衙前施行若 朝廷重惜二庫錢物未欲專行支給卽乞將坊場河渡等錢除雇募衙前等外量將剩數添助邊費所貴養民備邊兩不失所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貼黃朝廷方議息民不宜爲邊費奪坊場錢專差衙前以困民力臣竊見諸路州縣累年積下青苗息錢及免役寬剩錢數目不少亦可以助西邊新置城寨三二年之費所貴留得坊場錢雇募衙前令民間無重役之患則 朝廷恩德及民深矣

乞禁軍日一教狀 二十二日

右臣竊見諸道禁軍自置將以來日夜按習武藝劔
槊擊刺弓弩斗力比舊皆倍然自比歲試之於邊亦
未見勝敵之效蓋士卒服習止軍中一事耳至於百
戰百勝則自有道不可不察也臣訪聞凡將下兵皆
蚤晚兩教新募之士或終日不得休息士卒極以爲
苦頃歲西鄙用兵士自內郡往卽戰地皆奮踴而去
以免教爲喜先朝留意軍事每歲遣官按閱錫賚
豐厚遷補峻速士心猶且如此臣觀今日所以厚之
者不如先朝而所以勞之者如舊臣竊以爲疑也
古之名將如李牧王翦將用人之死力必椎牛醢酒

聽其佚樂養而不試士皆投石超距踴躍思奮而後
用之故所向無敵今平居無事朝夕虐之以教閱使
無遺力以治生事衣食殫盡憔悴無聊緩急安得其
死力臣請使禁軍除新募未習之人其餘日止一教
使得以其餘力爲生異日驅以征伐其樂致死以報
朝廷宜愈於前日也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乞差官與黃廉同體量蜀茶狀 二十五日

右臣近曾奏言益利等路茶事司以買賣茶虐害四
路生靈 朝廷已差黃廉體量利害乞先罷茶官陸
師閔職任使四路官吏不憂後患敢以實害盡告黃

廉今聞 朝廷却差黃廉就領茶事臣竊以爲黃廉若以專使按摧茶之弊則身無利害茶事巨細勢必具陳若身自領茶事有課利增損邊計盈虛之責則茶之爲害勢必不肯盡言兼 朝廷本爲遠民無告特遣此使使事未達而就除外官小民無知必謂朝廷安於虐民重於改法此事體大宜速有以救之朝廷必謂陸師閔蠹害四路爲日已久不欲別差替人淹延歲月因黃廉在彼卽行替罷事雖稍便理有未盡臣欲乞選差清強官一人與黃廉同共體量候了日赴 關面奏利害所貴不敢隱蔽茶弊四路之

人終被德澤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乞以發運司米救淮南饑民狀 二十八日

右臣伏見淮南旱災民食踴貴 朝廷特令截留上供米三十萬石以濟其急卹民之深異時所未嘗有然臣訪聞本路自正月以來以義倉常平糧斛逐旋賑濟約至夏中麥熟稍得給足不意今來旱勢益甚夏麥無望而秋收之期遠在百日之外雖有前件截留上供米分在一路恐未能遍及饑民訪聞發運司逐年將糶糴本錢一百萬貫起賤糶米以代諸路違限上供米數外或遇米貴亦出賣收息臣欲乞 指

揮發運司約定今年合留代上供外其餘權令只依元買價盡數支撥於諸郡出賣不得收息仍先具若干留代上供若干可以出賣及元買價例申奏所貴米數稍多救接饑饉可以支持至秋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明堂神位狀

五月六日

右臣聞三代常祀一歲九祭天再祭地皆天子親之故於其祭也或祭昊天或祭五天或獨祭一天或祭皇地祇或祭神州地祇要於一歲而親祀必遍降及近世歲之常祀皆有司攝事三歲而後一親祀親祀

之疎數古今之變相遠如此然則其禮之不同蓋亦其勢然也謹按國朝舊典冬至圓丘必兼饗天地從祀百神若其有故不祀圓丘別行他禮或大雩於南郊或大饗於明堂或恭謝於大慶皆用圓丘禮樂神位其意以爲皇帝不可以三年而不親祀天地百神故也臣竊見皇祐明堂遵用此法最爲得禮之變自皇祐以後凡祀明堂或用鄭氏說獨祀五天帝或用王氏說獨祀昊天上帝雖於古學各有援據而考之國朝之舊則爲失當蓋儒者泥古而不知今以天子每歲親祀之儀而議皇帝三年親祀之禮是

以若此其疎也今者皇帝陛下對越天命逾年卽位將以九月有事於明堂義當並見天地遍禮百神躬薦誠心以格靈貺臣恐有司不達禮意以古非今執取王鄭偏說以亂本朝大典夫禮泐人情人情所安天意必順今皇帝陛下始親祠事而天地百神無不咸秩豈不俯合人情仰符天意臣愚欲乞明詔禮官今秋明堂用皇祐明堂典禮庶幾精誠陟降溥及上下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借常平錢買上供及諸州軍糧狀

初八日

右臣聞自古經制國用之術以爲穀帛民之所生也

故歛而藏之於官錢幣國之所爲也故發而散之於民其意常以所有易其所無有無相交而國用足焉故自熙寧以前民間兩稅皆用米麥布帛雖有沿納諸色雜錢然皆以穀帛折納蓋未嘗納錢也錢之入官者惟有茶鹽酒稅雜利而已然方是時東南諸郡猶苦乏錢錢重物輕有錢荒之患自熙寧以來民間出錢免役又出常平息錢官庫之錢貫朽而不可較民間官錢搜索殆盡市井所用多私鑄小錢有無不交田夫蠶婦力作而無所售常平役錢山積而無救饑饉蓋自十餘年間積成此弊於今極矣朝廷近

日雖已減損常平罷放免役使民休息然而錢積於官無宣洩之道民無見錢百物益賤譬如饑人雖已得食而無所取飲久渴不治亦能致死臣竊見國朝建立京邑因周之舊不因山河之固以兵屯爲嶮岨祖宗以來漕運東南廣蓄軍食內實根本外威夷狄方其盛時足支十餘年近者歲運損耗糶賣不節太倉無五年之畜國計寡弱有識之士爲之寒心至於諸路軍糧大抵無備熙寧之間東南大旱民間闕食官欲賑濟無所從得不免誅求富民歛斛石之粟以濟億萬之衆勞而無益徒以爲笑然今諸路轉

運司久以商賈不行農民罷病故酒稅不登收買軍器雜物封椿闕額衣糧等事故經費不足朝廷雖欲內實京師外實諸郡有司匱乏之勢無所出臣欲乞指揮東南諸路轉運司各借本路常平見錢遇年豐穀帛價賤豫買三年上供米及本路州軍諸軍三年衣糧限以三年節次收糶重立禁約不得別作支用仍於五年內收簇錢物撥還常平倉司每歲終具元借錢及所糶物及所還數提刑司保明申戶部點檢有無違法聞奏應干借錢糶買事有不如法並許提刑司覺察聞奏但令泉幣通行足以鼓舞四民流轉

百貨倉廩充實足以贍養諸軍備禦水旱則上下皆足公私蒙利矣如許臣所請伏乞下戶部立法施行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貼黃所借常平司錢非是直取以供國用當指揮轉運司勒令如期撥還務令常平司錢久遠不匱轉運司緩急有所借使實長久之利也

言蔡京知開封府不公事第五狀 十一日

臣前四上章言蔡京知開封府推行役法明知舊法人數冗長近降 聖旨許州縣相度有無妨礙至於揭簿定差亦無日限而京違此指揮差人監勒開祥

兩縣一依舊法人數於數日之內差撥了當意欲擾民以沮成法兼京曲法庇益段繼隆賊汙公事乞先罷京差遣催督大理寺結絕斷遣不蒙 朝廷施行尋因京陳乞外任特除知真定府臣復上言真定大藩不當付新進有罪未決之人 朝廷並不省錄今臣竊見成都路轉運判官蔡朦施行役法不曾相度有無妨礙督迫州縣差撥衙前定詳役法官韓維等言其害人即日降知廣濟軍臣竊詳蔡京蔡朦均是奉行役法用意刻薄欲以搔擾百姓敗壞良法而京官在侍從朝有黨人擢爲藩帥朦以官卑無黨黜爲

知軍同罪異罰公議不厭臣又見大理寺勘得李雍經開封府論段處約將父知濟州段繼隆進奉空名狀召人承買要錢三千貫奏邢州張家假作外甥事臣看詳李雍所告段繼隆罪名不輕若不得實卽李雍無緣不坐誣告之罪此乃官私行遣之常弊京無違背有同兒戲則其受情反覆不待勘劾而明今大理寺乃敢公然用情恣京妄亂分析更不勘出情弊臣今訪聞得案内本寺容縱京等不依公盡理根勘事節謹具畫一如後

一李雍初下狀論段處約等京爲處約是尚書都省主事有官合申省勾追卽判申字旣而又言處約恐未是主事抹却申字判勾餘人勒段處約分析詣實申此一節顯是情弊段處約若係主事卽合申勾若不係主事卽合直勾豈有抹却申字便不勾追之理顯見段家關節未到京卽依公申勾處約關節旣到更免勾追

一李雍論處約賣奏薦恩澤已有錢數實狀及買賣主名自合將下狀及被論人并一行證左送所司根勘今但勾到證左信令虛妄供狀稱不

是召人承買手分王士安乞送所司京執不肯
只以所供虛妄狀詞爲憑顯是情弊

一京既不肯根勘詣實却更分外爲處約巧作方便會問進奏官奏了何人要符合處約分辯臣未嘗見官司根勘罪人不令兩詞自相對辨却爲罪人外求證左便爲了當

一京既憑衆人虛詞執李雍元狀爲誣告已判一勘字卽是欲勘李雍誣告之罪後來又却抹却勘字判一放字顯是心知李雍不是誣告不敢勘問今大理寺却縱令京等妄稱李雍係自首

故判放字臣看詳李雍只是自首同情賣官之罪卽不曾自首誣告段處約之罪何緣以自首判放信意虛妄如欺小兒大理寺官吏無緣不覺顯是用情庇益

右乞 朝廷詳酌上件四事卽京之受倖曲庇段處約等上書詐不實徒二年私罪及賣官三千餘貫未入已贓罪縱無情弊其昏繆不職已當責降况有上件四事情狀甚明兼有前來差役不當與蔡朦同罪積此姦弊合行重責其大理寺官吏輒敢觀望權要用情故出蔡京情罪亦乞重行責降如 朝廷未以

臣言爲信乞送御史臺重行根勘卽見實情謹錄奏
聞伏候 勅旨

乞誅竄呂惠卿狀 十九日

右臣聞漢武帝世御史大夫張湯挾持巧詐以迎合
上意變亂貨幣崇長犴獄使天下重足而立幾至於
亂武帝覺悟誅湯而後天下安唐德宗世宰相盧杞
妬賢嫉能戕害善類力勸征伐助成暴斂使天下相
率叛上至於流播德宗覺悟逐杞而後社稷復存蓋
小人天賦傾邪安於不義性本陰賊尤喜害人若不
死亡終必爲患臣伏見前參知政事呂惠卿懷張湯

之辨詐兼盧杞之姦凶詭變多端敢行非度見利忘
義黷貨無厭王安石初任執政用之心腹安石山野
之人強恨傲誕其於吏事冥無所知惠卿指撻教導
以濟其惡青苗助役議出其手韓琦始言青苗之害
先帝知琦朴忠翻然感悟欲退安石而行琦言當時
執政皆聞德音安石惶遽自失亦累表乞退天下欣
然有息肩之望矣惠卿方爲小官自知失勢上章乞
對力進邪說熒惑 聖聽巧回天意身爲館殿攝行
內侍之職親往傳宣以起安石肆其僞辨破難琦說
仍爲安石書劫持上下之策大率多用刑獄以震動

天下自是諍臣吞聲有識喪氣而天下靡然矣至於排擊忠良引用邪黨惠卿之力十居八九其後又建手實簿法尺椽寸土檢括無遺雞豚狗彘抄劄殆遍專用告訐推析毫毛鞭笞交下帑筆翔貴小民怨苦甚於苗役又因保甲正長給散青苗結甲赴官不遺一户上下騷動不安其生遂致河北人戶流移雖上等富家有驅領車牛懷挾金銀流入襄鄧者旋又興起大獄以恐脅士人如鄭俠王安國之徒僅保首領而去原其害心本欲株連蔓引塗汙公卿不止如此獨賴先帝天姿仁聖每事裁抑故惠卿不得窮極

其惡不然安常守道之士無噍類矣既而惠卿自以賊罪被黜於是力陳邊事以中上心其在延安始變軍制雜用蕃漢上與馮京異論下與蔡延慶等力爭惟黨人徐禧助之遂行其說違背物情壞亂邊政至今爲患西戎無變妄奏警急擅領大衆涉入虜境竟不見敵遷延而歸糜費資糧棄捐戈甲以巨萬計恣行欺罔坦若無人立石紀功使西戎曉然知朝廷有吞滅靈夏之意自是戎人怨畔邊鄙騷動河隴困竭海內疲勞永樂之敗大將徐禧本惠卿自布衣中保薦擢任始終協議遂付邊政敗聲始聞震動宸

極循致不豫初實由此邊釁一生至今爲梗及其移
領河東大發人牛耕葭蘆吳堡兩寨生地托以重兵
方敢布種投種而歸不敢復視及至秋成復以重兵
防托收刈所得率皆秕稗雨中收穫即時腐爛惠卿
張皇其數牒轉運司交割妄言可罷饋運其實所費
不貲而無絲毫之利邊臣畏憚皆不敢言此則惠卿
立朝事迹一二雖復肆諸市朝不爲過也若其私行
嶮薄非人所爲雖閭閻下賤有不食其餘者安石之
於惠卿有羽翼之恩有父師之義方其求進則膠固
其相汲引以欺朝廷及其權位既均勢力相

軋反眼相噬化爲讎敵始安石罷相以執政薦惠卿
旣以得位恐安石復用遂起王安國李士寧之獄以
捉其歸安石覺之被召卽起迭相攻擊期致死地安
石之黨言惠卿使華亭知縣張若濟借豪民朱華等
錢置買田產使舅鄭膺請奪民田使僧文捷請奪天
竺僧舍朝廷遣蹇周輔推鞠其事獄將具而安石
罷去故事不復究案在御史可覆視也惠卿言安石
相與爲姦發其私書其一曰無使齊年知齊年者馮
京也京安石皆生於辛酉故謂之齊年先帝猶薄
其罪惠卿復發其一曰無使上知安石由是得罪夫

惠卿與安石出肺肝託妻子平居相結惟恐不深故雖欺君之言見於尺牘不復疑間惠卿方其無事已一一收錄以備緩急之用一旦爭利遂相扶擗不遺餘力必致之死此犬彘之所不爲而惠卿爲之曾不愧耻天下之士見其在位側目畏之夫人君用人欲其忠信於已必取仁於父兄信於師友然後付之以事故放麩違命也而推其仁則可以託國食子徇君也而推其忍則至於弑君樂布惟不廢彭越之命故高祖知其賢李勣惟不利李密之地故太宗許其義二人終事二主俱爲名臣何者仁心所存無施不可

雖公私有異而忠厚不殊至於呂布事丁原則殺丁原事董卓則殺董卓劉牢之事王恭則反王恭事司馬元顯則反元顯背逆人理世所共疑故呂布見誅於曹公而牢之見殺於桓氏皆以其平生反覆勢不可存夫曹桓古之姦雄駕御英豪何所不有然推究利害終畏此人今朝廷選用忠信惟恐不及而置惠卿於其間譬如薰蕕雜處梟鸞並棲不惟勢不兩立兼亦惡者必勝况自去歲以來朝廷廢吳居厚呂嘉問蹇周輔宋用臣李憲王中正等或以牟利或以黷兵一事害民皆不得逃譴今惠卿身兼衆惡自

知罪大而欲以閑地自免天下公議未肯赦之然近日言事之官論奏姦邪至於鄧綰李定之徒微細畢舉而不及惠卿者蓋其凶悍猜忍如蝮蠍萬一復用睚眦必報是以言者未肯輕發臣愚忝寡慮以爲備位言責與元惡同時而畏避隱忍辜負 朝廷是以不憚死亡獻此愚直伏乞 陛下斷自聖意畧正典刑縱未以汗鈇鎖猶當追削官職投畀四裔以禦魑魅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貼黃呂惠卿用事於朝首尾十餘年操執威柄凶燄所及甚於安石引用邪黨布在 朝右臣今陳

其罪惡必陰有爲之游說以破臣言者唯 聖明照警不使孤忠橫爲朋黨所害

再乞差官同黃廉體量茶法狀 二十一日

右臣近奏乞選差清強官與黃廉同體量蜀中茶法尋蒙 朝廷差杜紘前去旣而詳定編勅所奏留杜紘紘旣不行而蜀中茶法至今未見差人同黃廉體量伏乞檢臣前奏別選差一人所貴黃廉不敢以課利增虧自作身計盡具茶法利害聞奏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再言役法劄子

臣聞世無不弊之法雖三代聖人之政不免有害故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臣竊見 朝廷近罷免役行差役小民初免出錢鼓舞相慶士大夫因民之喜以爲差役一行可坐而無事矣臣之愚意以爲免役之害雖去而差役之弊亦不可不知也是以推言其故而陛下察之 國朝因隋唐之舊州縣百役並差鄉戶人致其力以供上使歲月番休勞佚相代吏若循理不以非法加民則被役之人本無大苦然役人旣是稅戶家有田產誅求不得吏少廉慎凡有所須不免侵取故 祖宗之世天下役人除正役勞費之外上

自衙前有公使厨宅庫之苦中至散從官手力有打草供柴之勞下至耆長壯丁有歲時饋遺之費習以成俗恬不爲怪民被差役如遭寇虜 神宗皇帝照知此害始議立免役之法前弊雖解而所取役錢多收寬剩民間難得見錢日益貧瘁今 朝廷旣已復行差役除見議衙前差募未有成法外其餘耆戶長弓手散從等役一切定差貪官暴吏私竊以此相賀何者市井之人應募充役家力旣非富厚生長習見官司官吏雖欲侵漁無所措手今耕稼之民性如麋鹿一入州縣已自懾怖而况家有田業求無不應自

非廉吏誰不動心妄意 朝廷旣行差役凡百侵擾
當復如舊訪聞見今諸路此弊已行臣恐稍經歲月
舊俗滋長役人困苦必有反思免役之便者其於聖
政爲損不細頃者 朝廷初革衆弊士懷異議多被
遷逐睥睨新政幸其不成者非一人也若此弊不除
使民有怨言彼立異之人他日必指以爲事臣欲乞
明降詔書丁寧戒勅監司長吏使知 朝廷愛惜鄉
差役人與 神宗朝愛惜雇募役人無異應係自前
約束官吏侵擾役人條貫使刑部錄出具委無漏落
雕印頒下令一切如舊出榜州縣使民知之仍常加
督察有犯不赦應監司所部有犯不能覺察致因事
發露者重其坐庶幾民被差役之利而無差役之害
然後天下蒙賜深矣取 進止

樂城集卷之三十九

宋西蜀蘇轍子由著

明東吳

王執禮子敬
顧天叙禮初

全校

右司諫論時事一十五首

乞責降呂和卿狀

二十八日

右臣竊見唐命尚書郎常選用文行政事之臣以分
總庶務 神宗皇帝始復唐室舊制其於用人最號
重慎今 陛下臨御一新庶政朝多清流貪殘之人
不當復寘省闈謹按金部員外郎呂和卿本惠卿之
弟而章惇所薦和卿始以奏補入仕賦性愚騃方其

歷任未成考第而惇稱其所至有聲當時士人無不竊笑其後與惠卿共建手實簿法惠卿方任執政使和卿上言而惠卿力行之其法以根括民產不遺毫髮爲本以獎用儉險許令告訐爲要估計家財下至椽瓦抄劄畜產不遺雞豚天下騷然如被兵火帑筆踴貴鞭笞恣行然其爲術迂疎卒不能得民腰領先帝知其不可遽寢不行近日蹇周輔以賣鹽得罪吳居厚以權鐵蒙責呂嘉問以市易波逐宋用臣以導洛遠徙至於蹇序辰郊亶之流一舉其間皆不逃譴而和卿首爲簿法害民之多過於鹽鐵等事獨安

然不問竊據郎曹質之公議實失邦憲兼和卿頃任考功日其兄溫卿任秦鳳提刑明知添支米麥不許割移他處和卿私利西邊軍食價高割就溫卿本任作弟姪名字請領虧損邊計以益其私益其兄弟貪冒無耻從來如此雖事在赦前而竊據清要公議不允伏乞朝廷重行黜責使清濁稍分以警在位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兄子邁罷德興尉狀

六月三日

右臣五月十九日奏論資政殿大學士呂惠卿姦險蠹國殘虐害民乞行竄逐二十九日奏論金部員外

郎呂和卿貪猥不才塵玷省闈乞行降黜緣知饒州
呂溫卿係惠卿親弟而和卿親兄臣有兄子邁見任
饒州德興縣尉竊慮溫卿挾恨別有捃拾勘會邁今
任將及兩考欲乞 朝廷體察特許令候兩考滿日
放罷赴吏部別受差遣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再乞罪呂惠卿狀

八日

右臣聞以堯爲君而舜爲之繼四凶之惡不得而容
以武王爲父而成王爲子管蔡之罪不得而赦何者
凶德貫盈邪黨蕃熾用之足以營惑當世存之足以
遺患將來是以聖人下爲百姓遠慮後爲子孫深憂

逐而去之靡有疑志今 皇帝陛下富於春秋諒陰
不言 太皇太后陛下委任群臣政出房闈而存養
元惡隱忍不誅人知後患懼者甚衆臣近曾奏論呂
惠卿賦性凶邪罪惡山積自熙寧以來所爲青苗助
役市易保甲簿法皆出於惠卿之手至於輕用甲兵
興造大獄凡害民蠹國之事皆惠卿發其端故近歲
姦邪惠卿稱首臣於前奏論之稍悉然至今多日未
見施行竊惟 朝廷近日掃除羣慝如吳居厚蹇周
輔呂嘉問宋用臣等皆以一事誤朝卽加流竄今惠
卿兼有衆惡自知罪大託疾求閑而 朝廷因亦不

問臣恐國之政刑從此大廢今中外士大夫見惠卿獨得不誅皆謂言事之官有畏強凌弱之心執政大臣有吐剛茹柔之意 朝廷用法不平掇拾蜂蟻脫遺鯨鯢貽患後人取笑千古因此羣惡小醜已得罪者亦皆不伏伏惟 二聖臨御至公如天地至明如日月其於用法不應如此臣愚竊料 聖意必謂方今弊事畧除羣枉消退惠卿既領官觀不足復誅故稍加闊畧以安反側臣退復思慮終謂不然惠卿姦人之雄用意不淺無病而去有何隙之心使之一旦復攝尺寸之柄必致天下之患若不以時放棄深折

姦謀臣恐 朝廷未得安枕而臥也伏乞檢臣前奏付外施行竇元惡已除然後洗滌瑕玼以安中外不爲晚也臣不勝憂國愛君之切不顧死亡以犯凶人陛下裁幸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論青苗狀

十四日

右臣伏以青苗之害民 朝廷之所悉也罷而不盡廢而復講使天下之人疑 朝廷眷眷於求利此臣之所深惜也向者 朝廷申明青苗之法使請者必以情願而官無定額議者以爲善矣然以臣觀之無知之民急於得錢而忘後患則雖情願之法有不能

止也侵漁之吏利在給納而惡無事則雖無定額有不能禁也故自今年春諸縣所散青苗處處不同凡縣令曉事吏民畏伏者例不復散其闕於情爲吏民所制者所散如舊蓋立法不善故使吏得依法爲姦監司雖知其不便欲禁而不可得天下旣已病之矣今朝廷復修夏料納錢減半出息之法此雖號減息而使天下曉然知今日朝廷意仍在利雖有良縣令臣恐其不能復如前日自必於不散矣且自熙寧以來吏行青苗皆請重祿而行重法受賕百錢法至刺配然每至給納之際猶通行問遺不能盡

禁今吏祿已除重法亦罷而青苗給納不止臣恐民間所請錢物得至其家者無幾矣伏乞追寢近降青苗指揮別下詔旨天下青苗自今後不復支散不勝幸甚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三論差役事狀

十七日

右臣五月二十六日上殿劄子乞明降詔書戒勅監司長吏使知 朝廷愛惜鄉差役人與 神宗朝愛惜雇募役人無異應係自前約束官吏侵擾役人條貫使刑部錄出具委無漏落雕印頒下令一切如舊出勝州縣使民知之仍常加督察有犯不赦應監司

所部有犯不能覺察致因事發露者重其坐至今多日未蒙施行伏念臣前作此奏爲聞近日諸縣曹吏有因差役致富小民被差充役初參上下費錢有至一二十千者州縣官吏亦有以舊雇役人慣熟多方陵虐所差之人必令出錢作情願雇募又有以新差役人拙野退換別差必得慣熟如意而後止者天下官吏不能皆良如此等事所在不一雖非目見可以意料民被其害如遭湯火竊意此奏朝上聖心惻怛不待終日而行不意遷延至今不以爲急臣愚竊恐朝廷始復差役議者妄謂差法一行更無患害聞臣

此奏未免不信臣謂改雇爲差實得當今救弊之要然使聞害不除見善不徙則差役害人未必減於免役伏乞 聖慈檢臣前奏早降詔書具言所聞差役官吏情弊仍備錄前後禁約曉諭中外使知 朝廷深意則天下幸甚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貼黃臣訪聞近日頗有上書言差役不便蒙降付看詳役法所者臣推原其意皆由州縣施行差法別有搔擾以致人言若不早爲禁約深爲不便伏乞指揮於役法所檢取民間前後言差役不便文字畧賜省覽卽見詣實

論呂惠卿第三狀

二十日東
西省同上

右臣等伏見近降 朝旨以臣僚上言呂惠卿罪惡
責授惠卿中散大夫守光祿卿分司南京竊以執鯨
鯢於漏網稍正邦刑蓄虎豹於近郊終貽後患謹按
惠卿在熙寧中恣爲不義創立弊法上以誑誤 朝
廷下以賊害海內詐窮力詘黜居藩郡猶復妄晞功
賞輕用甲兵結怨西戎貽憂 先帝罪狀顯白已不
容誅至於私行嶮詖人所不爲始與安石結刎頸之
義終與王氏爲尋戈之讐忠信蔑然詭變難測今雖
自知罪大不容於世然猶詐稱疾病潛伺間隙譬如

蝮虺猛獸雖斃爾弭伏而凶性終在遇便卽發若不
深爲圈檻投畀無人之境臣等恐其防閑稍緩竊出
害人不然臣等豈不知降四官落一職爲分司官在
於常人不爲輕典乎蓋以堯之四凶曾之少正卯旣
非常人不當復用常法治也况復 皇帝陛下卽位
之初明於赦書戒勅邊吏不得侵撓外界務要靜守
疆場是時惠卿任河東帥被遇 先帝恩德最深自
聞遺制畧無哀感日夜點集兵馬爲入界討蕩之計
及其遷延未發恐爲虜所覺知遂令兵馬司借赦書
不得侵擾之文曉諭將佐以欺賊計仍於四月十五

日具奏上件事由於二十一日出界夫登極赦書國之大信所以綏靖中國懷來四夷人臣奉行敢有輕議今惠卿公然違戾出師伐國而又借用其文設詐欺敵侮玩 朝廷殊無忌憚推其心則出於無君論其罪則入於大不敬積其前後所犯皆在不赦 朝廷縱欲貸而不誅只乞檢臣等前奏投之四裔以禦魑魅臣等與惠卿初無讐怨但以爲國去凶義不可已惟 陛下特賜裁斷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論蘭州等地狀 二十八日

右臣竊見 先帝因夏國內亂用兵攻討於熙河路

增置蘭州於鄜延路增置安疆米脂等五寨議者譁求利害久而不決其一曰蘭州五寨所在嶮遠饋運不便若竭力固守坐困中國羌人得以養勇窺伺間隙要之久遠不得不棄危而後棄不如方今無事舉而與之猶足以示國恩惠其二曰此地皆西邊要害朝廷用兵費財僅而得之聚兵積粟爲金湯之固蘭州下臨黃河當西戎咽喉之地土多衍沃畧置堡障可以招募弓箭手爲耕戰之備自開拓以來平治徑路皆通行大兵若舉而棄之熙河必有晝閉之警所謂借寇兵資盜糧其勢必爲後患此二議者臣聞之

久矣然以夏戎倍畔雖屢有信使而未修臣職未請
侵地則棄守之議 朝廷無因自發今聞遣使來賀
登極歸未出境而使者復至講和請地必在茲舉雖
廟堂議論已得詳熟而小臣憂國不能嘿已輒嘗覈
實其事以爲前件棄守之議皆非妄言然而 朝廷
當決從一議欲決此議當論時之可否理之曲直筭
之多寡誠使三者得失皆見於前則棄守之議可以
一言而決也何謂時之可否方今 皇帝陛下富於
春秋諒闇不言共默思道 太皇太后陛下覽政簾
幃之中舉天下事屬之輔相當此之時安靖則有餘

舉動則不足利在綏撫不利征伐今若固守不與西
戎必至於爭甲兵一起呼吸生變緩急之際何所容
決况陝西河東兩路比遭用兵之厄民力困匱瘡痍
未復一聞兵事無不狼顧若使外患不解內變必相
因而起此所謂時可棄而不可守一也何謂理之曲
直西戎近歲於 朝廷本無大罪雖梁氏廢放其子
而夷狄外臣本不須治以中國之法 先朝必欲弔
伐但誅其罪人存立孤弱則雖大羊之羣猶將伏以
聽命令乃割其土地作爲城池以自封殖雖吾中國
之人猶知其爲利而不知其義也曲直之辨不言可

見蓋古之論兵者以直爲壯以曲爲老昔仁祖之世元昊叛命連年入寇邊臣失律敗亡相繼然而四方士民裹糧奔命唯恐在後雖捐骨中野不以爲怨兵民競勸邊守卒固而中國徐亦自定無土崩之勢何者知曲在元昊而用兵之禍朝廷之所不得已也頃自出師西討雖一勝一負而計其所亡失未若康定寶元之多也然而邊人憤怨天下咨嗟土崩之憂企足可待何者知曲在朝廷非不得已之兵也今若固守侵地惜而不與負不直之謫而使關右子弟肝腦塗地臣恐邊人自此有怨叛之志此所謂理

可棄而不可守二也何謂筭之多寡棄守之議朝廷若舉而行之其勢必有幸有不幸然臣今所論於守則言其幸於棄則言其不幸以效利害之實今夫固守蘭州增築堡寨招置土兵方其未成而西戎不順求助北虜並出爲寇屯戍日益飛輓不繼賊兵乘勝師喪國蹙蘭州不守熙河危急此守之不幸者也割棄蘭州專守熙河倉庾有素兵馬有備戎人懷惠不復作過此棄之幸者也二者臣皆不復言何者利害不待言而決也若夫固守蘭州增築堡寨招置土兵且耕且戰西戎懷怨未能忘爭時出虜畧勝負相

半耕者不定餽運難繼耗蠹中國民不得休息此守之幸者也割棄蘭州專守熙河西戎據蘭州之堅城道熙河之夷路我師不利復以秦鳳爲境修完廢壘復置烽候人力旣勞費亦不小此棄之不幸者也夫守之雖幸然兵難一交讐怨不解屯兵饋糧無有休日熙河因此物價翔貴見今守而不戰歲費已三百餘萬貫矣戰若不止戍兵必倍糧草衣賜隨亦增廣民力不支則土崩之禍或不可測也棄之雖不幸然所棄本界外無用之地秦鳳之間兵民習熟近而易守轉輸所至如枕席之上比之熙蘭難易十倍有守

邊之勞而無腹心之患與平日無異也夫以守之幸較棄之不幸利害如此而况守未必幸而棄未必不幸乎且 朝廷以天地之量赦其罪惡歸其侵疆復其歲賜通其和市雖豺狼野心能不愧耻縱使酋豪內懷不順而國恩深厚無以激怒其民臣料一二年間其勢必未能舉動萬一不然而使中國之士知朝廷棄已得之地含垢爲民西戎被恩彼曲我直人懷此心勇氣自倍以攻則取以守則固天地且猶順之而况於人乎故臣願 朝廷決計棄此然後慎擇名將以守熙河厚養屬國多置弓箭手於熙蘭往還

要路爲一大城度可屯二三千人以塞其入寇之道於秦鳳以來多置番休之兵以爲熙河緩急救應之備明勅將佐繕完守備常若寇至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至庶幾可以無後患也臣自聞西使復來謹采衆議以三事參較利害反覆詳究理無可疑是以輒獻狂言惟陛下裁擇幸甚

貼黃臣竊見二聖臨御除去煩苛天下之民想見太平之風今西戎已有向化之漸若朝廷靳惜蘭州等處堅守不與激令背畔使邊兵不解百費復興則自前苛政皆將復用太平之期不可復

望深可痛惜伏乞陛下與二三大臣詳議其事以天下安危爲念勿爭尺寸之利以失大計則社稷之幸也臣竊聞議者或謂若棄蘭州則熙河必不可守熙河不守則西蕃之馬無由復至而夏戎必爲蜀道之梗臣謂此皆劫持朝廷欲必守蘭州之說而非國之至計也臣聞熙河屬國強族甚多朝廷養之極厚必不願爲西戎所有若帥臣能以恩信結之統之以戍兵貼之以弓箭手又於熙蘭要路控以堅城臣恐西戎未易窺伺而西蕃之馬何遽不至乎至於蜀道之虞自非秦鳳階成

等處蕩然無城池兵馬之備則西戎豈敢輕爲此計臣謂此說亦空言而已臣又聞說者謂韓縝昔與北朝商量河東地界舉七百里之地以畀之近者臺諫以此劾縝縝由此罷相故今朝廷議欲以蘭州等處復與西戎無敢主其議者臣謂蘭州等處與河東地界不可同日而語河東地界國之要地祖宗相傳誰敢失墜舉而與人非臣子之義至於蘭州等處本西戎舊地得之有費無益先帝討其罪而取之陛下赦其罪而歸之理無不可不得以河東地界爲比也

再論蘭州等地狀

七月七日

右臣近於六月二十八日奏以西使入界恐必有講和請地之議乞因此時舉蘭州及安疆米脂等五寨地棄而與之安邊息民爲社稷之計見今西使已到竊聞執政大臣棄守之論尚未堅決臣竊見皇帝陛下登極以來夏國雖屢遣使而疆場之事初不言度其狡心蓋知朝廷厭兵是以確然不請欲使此議發自朝廷得以爲重朝廷深覺其意忍而不與情得勢窮始來請命今若不許遣其來使徒手而歸一失此機必爲後悔彼若點集兵馬屯聚境

上許之則畏兵而與不復爲恩不許則邊釁一開禍難無已間不容髮正在此時不可失也臣又聞昔日取蘭州及五寨地本非先帝聖意先帝始議取靈武內臣李憲畏懦不敢前去遂以兵取蘭州先帝始議取橫山帥臣沈括種諤之徒不能遵奉聖畧遂以兵取五寨此二者皆由將吏不職意欲邀功免罪而先帝之意本則不然其後元豐六年夏國遣使請罪先帝嘉其恭順爲勅邊吏禁止侵掠旣又遣使謝恩請復疆土先帝仍爲指揮保安軍與宥州議立疆界因循未定而先帝掩棄萬國遂以至

今議者不深究本末妄立堅守之議苟避棄地之名不度民力不爲國計其意止欲私已自便非社稷之利也臣又聞議者或謂棄守皆不免用兵棄則用兵必遲守則用兵必速遲速之間利害不遠若遂以地與之恐非得計臣聞聖人應變之機正在遲速之際但使事變稍緩則吾得算已多昔漢文景之世吳王濞內懷不軌稱病不朝積才養士謀亂天下文帝專務舍養置而不問加賜几杖恩禮日隆濞雖包藏禍心而仁澤浸漬終不能發及景帝用晁錯之謀欲因其有罪削其郡縣以爲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

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削書一下七國盡
反至使景帝發天下之兵遣三十六將僅而破之議
者若不究利害之淺深較禍福之輕重則文帝隱忍
不決近於柔仁景帝剛斷必行近於強毅然而如文
帝之計禍發既遲可以徐爲備禦稍經歲月變故自
生以漸制之勢無不可雖有十渾亦何能爲如景帝
之計禍發既速未及旋踵已至交兵鋒刃既接勝負
難保社稷之命決於一日雖食晁錯之肉何益於事
今者欲棄之策與文帝同而欲守之謀與景帝類臣
乞宣諭執政欲棄者理直而禍緩欲守者理曲而禍

速曲直遲速孰爲利害况今日之事 主上妙年
母后聽斷將帥吏士恩情未接兵交之日誰使效命
若其羽書沓至勝負紛然臨機決斷誰任其責惟乞
聖慈以此反覆深慮早賜裁斷無使西戎別致猖狂
棄守之議皆不得其便則天下幸甚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論京畿保甲冬教等事狀

七月九日

右臣竊見 仁宗朝河北河東初置義勇至 英宗
朝推行其法漸及陝西皆以地接胡羌有守禦之備
每歲冬教一月民雖以爲勞而邊防之計有不得已

及熙寧中更置保甲使京畿三路之民日夜教習
二聖臨御知其不便率皆罷去民得歸耒耜盜賊
因此衰息歌舞 聖德無有窮已惟有冬教一月之
法三路以被邊之故民習爲常不敢辭愬至於京畿
諸縣累聖以來爲輦轂所在素加優厚今乃與三路
邊郡爲比一例冬教情所未安伏乞 聖慈深念根
本之地所宜寬卹特與蠲免兼訪聞京畿三路見今
皆修葺冬教場屋宇州縣頗以爲勞臣昔守官河北
竊見義勇冬教並不置教場屋宇每遇教日皆權於
係官屋宇及寺院等處安泊別無闕事 朝廷若允

臣所奏免畿內冬教則其教場屋宇已自不修如三
路冬教乞下逐路監司相度只如自前權於係官屋
宇及寺院等處安泊有無不便如別無不便亦乞罷
修以寬民力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論西邊警備狀

七月十九日

右臣近奏乞因夏國遣使入貢歸其侵地竊聞 朝
廷已降詔開許伏惟包荒之德與天地同量使西邊
之人自此得免餽餉之勞脫戰鬪之禍天下不勝幸
甚然臣聞兵法受降如受敵夷狄獸心見利忘義雖
以恩信深加結納而備豫不虞不可躉弛况 朝廷

數年以來舉兵攻討深入其地奪其疆土今雖接以恩禮其怨毒之意必未據忘若因給賜城寨立界至之際乘我無備輒肆猖狂則取笑四夷悔不可及謂宜明加約束所賜城寨須候逐路帥臣處置般運器甲抽那兵馬凡百了當立定期日然後得令人交割若未了之間不得令一人一騎先期窺覘仍指揮沿邊將吏常加嚴備因夏國新復侵地謹守誓約之際招填士馬充實倉廩綏懷熟戶常若寇至不得爲其通和稍有弛廢如此數年 朝廷常務懷柔以革其欲報之心邊臣常作隄防以折其內侮之志臣謂數

年之外必無後患縱使背畔而邊計已完士氣已復度其事勢亦不足深憂况背恩犯順彼曲我直雖復羌人亦當知非足使吾民坐而賈勇制勝之道始自今日惟願 陛下深詔大臣安不忘危常以戒勅邊吏爲心則社稷之福也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再論青苗狀

二十四日

右臣近奏乞罷支青苗錢兼訪聞臺諫官皆有文字論列至今並不蒙降出施行臣伏見熙寧之初王安石呂惠卿用事首建青苗之法其實放債取利而妄引周官泉府之言以文飾其事天下公議共以爲非

是時韓琦富弼司馬光范鎮等皆昌言其失恨不能
救今 二聖在上照知民間疾苦解去弊法既已略
盡兼近日責降呂惠卿數其罪惡亦以創行青苗爲
首然天下俵散青苗其實至今未止民間疑怪以爲
朝廷仍有好利之意臣博采衆論云近日有臣僚獻
議以國用不足爲言由此 聖意遲遲未決臣雖至
愚竊爲 陛下深惜此計何者自古爲國率皆祿養
官吏廩給士伍崇奉郊廟鎮撫四夷然而食租衣稅
未嘗有關今 陛下力行恭儉前代帝王所有浮費
一切不爲今日之計但當戒勅天下守令使之安集

小民若能稍免水旱之災復無流亡之患則安靖之
功數年自見穀帛豐羨將不可勝用何至復行青苗
以與民爭利也哉伏惟 陛下聖性仁厚凡利民之
事知無不爲若非左右構此危語動搖 聖聽則何
至爲之廢格羣言以成邪說然臣竊恐中外不知本
末但見臺諫之言皆留中不出妄意 陛下甘於求
利不卹細民遠近傳聞所損不細臣欲乞 陛下盡
將臣僚前後所上章疏付三省詳議施行以弭斯謗
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乞放市易欠錢狀 二十七日

右臣頃曾上言乞將市易欠錢人戶通計所納息罰錢數如已納及元請官本數目卽與除放蒙 聖恩依此施行德澤滂霑所及甚廣然臣訪聞京師欠戶貧下之家從初多作詭名請新還舊以此無緣通計息罰故除放之恩多止上戶臣近日再行體問據通直郎監在京市易 初宋肇爲臣言若截自欠二百貫以下人戶一例 放則所放人戶至多事亦均一仍具本務一宗節 及利害文字請臣論奏臣詳究其說竊以爲當行之事有五市易本錢前後諸處撥到共計一千二百二十六萬餘貫中間撥還內藏庫等

處共計五百三十萬餘貫 朝廷支使過共計三百

八十四萬餘貫卽今諸場務見在共計三百五十三

萬餘貫將此三項已支見在計筭已足還足本錢則

今來人戶所欠皆出於利息若將見欠二百貫以下

人戶除放所放錢數不多此事之當行者一也見今

欠人共計二萬七千一百五十五戶共欠錢二百三

十七萬餘貫其間大姓三十五酒戶二十七共欠錢

一百五十四萬餘貫小姓二萬七千九十三戶共欠

錢八十三萬餘貫若將欠二百貫以下人戶除放共

放二萬五千三百五十三戶放錢四十六萬六千二

百餘貫所放人戶九分以上而所放錢正及二分此事之當行者二也元豐年中 朝廷催理欠負極為峻急然一歲所納不過三萬貫頃來 朝廷優假細民所催微細自今年正月至今止及六七千貫今且以三萬貫為率猶須七十餘年乃可納足如此則小姓之家死喪流亡不可復知而國家每歲得失六千貫臣所乞放二百貫以下欠戶錢數於見欠錢都數中止十分之二即是每歲催及三萬貫數中不過催得六千貫而已如九牛一毛不為損益而二萬餘家困苦為害至大此事之當行者三也市易催索錢物凡用七十人每人各置私名不下十人掌簿籍行文書凡

用三十餘人每人各置貼寫不下五人共約一千餘人以此一千餘人日夜騷擾欠戶二萬七千餘家都城之中養此蠹賊恬而不怪此事之當行者四也市易之法欠戶拖延日久或未見歸著及無家業之人皆差人監逐遇夜寄禁既有此法則一例公行寄禁然吏卒頑狡得錢即放無錢即禁榜笞捽縛何所不至若不別作擘劃則日被此苦者不知其數此事之當行者五也伏乞 聖慈以此五事較其利害斷自聖意特與除放或因將來明堂赦書行下或更溥行諸路則細民荷戴恩德淪入骨髓社稷之利不可勝

計然臣竊見太府寺令歲終較課以本理息及一分
以上具官員等第保明聞奏自來市易官因此酬獎
轉官及請賞錢所得無筭今來既見市易已支見在
實數僅能還足本錢則以本理息皆是欺罔從前官
吏轉官請賞皆當追奪官爵及所賞錢物亦乞 朝
廷根究前後緣市易轉官請賞之人依理施行內有
呂嘉問係創行市易害民最深雖已經責降尚竊有
士未允公議更乞重行竄謫以謝天下所有宋肇劄
子三道臣輒備錄進呈如左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貼責臣所言放欠事上係 二聖德澤唯當直出

中旨不宜更顯言者姓名或須至令三省相度施
行卽乞指揮執政勿令宣布

言淮南水潦狀

三十九日

右臣竊見淮南春夏大旱民間乏食流徙道路 朝
廷哀愍饑饉發常平義倉及截留上供米以濟其急
淮南之民上賴 聖澤不至饑殍然自六月大雨淮
水汎溢泗宿亳三州大水夏田饒已不收秋田亦復
蕩盡前望來年夏麥日月尚遠勢不相接深可憂慮
訪聞見今官賣米猶有未盡然必不能支持久遠臣
欲乞 朝廷及今未至闕絕之際速行取問本路提

轉發運司令具諸州災傷輕重次第見今逐州各有
多少糧食可以賑濟得多少月日如將來乏絕合如
何擘劃施行立限供報所貴 朝廷得以預先處置
小民不至失所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乞罷杜紘右司郎中狀

八月一日

右臣伏見近除刑部郎中杜紘爲右司郎中命下之
日中外疑惑蓋以 朝廷用人必分流品清濁尚書
左右司郎官總督十二司之事至其遷擢高者多爲
左右史下者猶爲直閣修撰領三路都漕發運使不
一二年卽爲侍從自非清望正人不與此選謹按杜

紘人品凡近不知經術止以誦習法律進身自熙寧
元豐以來爲刑部官諂事宰相王安石王珪蔡確以
下脂韋便佞無不得其歡心雖杜純親弟而純以直
進紘以諂聞兄弟異心衆所共悉初修熙寧編勅紘
與其議害民之法皆經其手今復爲詳定官奮筆改
更非笑前書略無愧耻翻覆隨時一至如此兼與楊
汲崔台符共事歲月甚久大理寺所勘探報過公事
事干官員皆刑部下法 朝廷近以所斷多有枉濫
差官理雪凡所平反十至七八汲台符旣以官長被
罪如紘等輩皆其屬官 朝廷雖闊畧不問至於非

次擢用豈宜遽以及絃竊恐賞罰失當使天下不服而汲台符亦得以爲詞爲損不細或言絃近日押伴西人朝廷授以指蹤使絃與西人商量事得了當右司之命蓋以爲賞臣以爲此有司常事不足以爲功况爲官擇人當以流品爲急若以右司爲賞恐非孔子不以名器假人之義伏乞追回前命以厭公議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論差除監司不當狀

八月二日

右臣伏以天下之治寄於守令守令之衆朝廷不能盡知其要寄於監司方今民力凋殘疲瘵未復見

議差役措置未定正宜使監司得人以督察州縣

朝廷近日沙汰殘刻之吏多係提轉等官民間承望

此風思見循吏然臣竊觀近日所命頗未得人博采

公言略見一二如李之紀楚潛王公儀皆碌碌凡材

無善可名不知何以獲用至於餘人又加以過惡如

孫路奴事李憲貪冒無耻程高諂附賈青借名買珠

鍾浚天資邪嶮累作過犯張公庠爲事刻薄不近人

情張疇久領市易與牙僧雜進而皆擢自稠人之中

付以一道之政陛下誠欲尊重朝廷愛惜民物

則如此輩人皆未可輕用也或言朝廷近令侍從

得施用小民無告飲泣受害今者二聖臨御盡革衆
弊天下欣欣日望青苗之去而近日刪立舊法益更
滋彰中外狐疑不曉聖意竊聞近日左右臣僚有以
國用不足欲將青苗補其闕乏者聖心未察是以爲
之遲遲臣等雖愚以爲自古爲國止於食租衣稅縱
有不足不過輔以茶鹽日稅之征未聞復用青苗放
債取利與民爭錐刀之末以富國強兵者也 藝祖
太宗之世四方未平中國至狹歲歲用兵其費不貲
及 真宗東封西祀遊幸亳宋造立宮室 仁宗結
好契丹平定西戎剪滅南寇此皆非常大費而常賦

之外無大增加未聞必待青苗以濟國用今二聖恭
儉安靜無爲四海之富與 祖宗無異何憂何慮而
欲以青苗富國乎臣等以爲 皇帝陛下富於春秋
未嘗接見多士 太皇太后陛下覽政帷幄未能博
聽群議聽納之道於斯實難竊謂臣下每有獻言宜
一切折以公議彼既欲散青苗而臣等以爲不可
陛下受其所言而臣等封事遂留中不出臣等不知
陛下何以斷其是非而信之如此之篤乎 陛下必
欲決此深疑即當盡出臺諫所言付之三省使之公
議得失不當隱忍不辯是非而陰用其言也如衆議

必以罷之爲是即乞早賜裁斷以慰民心必以罷之爲非亦乞顯行黜譴以懲臣等狂妄謹錄奏聞伏候
敕旨

申三省請罷青苗狀

初四日與東省同入

右轍等伏見熙寧之初始行青苗士無賢愚皆知其不便時建議之臣盡力主張者不過一二人而賢士大夫極言其失者非異人也蓋今之執政嘗論之矣忠言讜論播於天下至今傳誦以爲口實小民呻吟欲聞更張亦已久矣伏自 二聖臨御革去弊法而青苗之議獨無所變始者但令取民情願不立定

額州縣或散或否事體不一天下固已疑之矣中間修完本法使夏料納者減半出息中外喧言朝廷欲依舊放債取利此聲流傳極損聖政轍等備位諫官不敢默已遂與臺官前後上言僅數十章皆不蒙施行傳聞大臣奏對有以國計不足疑誤聖聽者遂致此議久而不決轍等雖愚竊所未喻也蓋聞古者聖人在上食租衣稅而已凡所以奉事郊廟祿養官吏蓄兵備邊未嘗有闕也後世鄙陋乃始益以茶鹽酒稅之征然亦未聞放債取利若此之衰也今茲 二聖在上恭儉無爲度越前世選用執政將致太平轍

等與天下士民尚與朝廷能寬酒稅之權損茶鹽之入以復三代之故不意今者乃欲以青苗富國失天下之望也王安石呂惠卿既以此負國使朝廷被此聲於天下今者又復以此誤二聖此轍等區區所深痛也近日朝廷責降呂惠卿告命之出首以青苗爲罪天下傳誦人人稱慶奈何詔墨未乾復蹈其故轍乎且青苗之法其所以害人者非特抑配之罪也雖使州縣奉行詔令斷除抑配其爲害人固亦不少何者小民無知不計後患聞官中支散青苗競欲請領錢一入手費用橫生酒食浮費取快一時及至納

官賤賣米粟浸及田宅以至破家一害也子弟縱恣欺謾父兄隣里無賴妄託名目歲終催督惠及本戶二害也逋欠未納請新蓋舊州縣欲以免責縱而不能止問三害也常平吏人舊行重法給納之賂初不能止今重法旣罷賄賂公行民間所請得者無幾四害也四事爲害雖復除抑配之弊亦無如之何而況抑配未必除乎轍等職在言責目覩弊事默而不言則上負朝廷下負民物若未得請決無中止之義伏乞盡取前後章疏看詳施行以允公議謹狀

再言杜紘狀

初七日

右臣近奏言杜紘除右司郎中不當不蒙采納伏以
紘文法俗吏才不過人昔以誦習條貫偶爲法官天
資邪佞能諂事宰相遂復致身刑部朝廷必欲量才
授官已爲過分今一旦擢爲右司中外驚嘆若止以
人才猥下事無實狀臣亦未敢干瀆朝廷紘昔在熙
寧年中手編害人之法今復爲詳定親改其書俯仰
隨時略不知愧頃與楊汲崔台符同在刑部所斷刑
獄冤枉過半汲台符以此得罪而紘以此擢用同罪
異罰十目所指至公之朝不宜有此臣以爲事干朝
廷大體職在言責不敢不言今蒙置而不用竊料紘
必有以自結大臣致誤此舉不然 陛下何取於紘
而擢任至此哉臣竊聞廟堂之論以謂二十年來失
於養才臨事而求每有無人之嘆如左右司吏戶禮
郎官左右史臺諫官皆用人之津梁侍從近臣之所
從出若已踐此途而不致之清要則養才之地竟當
安在若非其人而遂用之數年之後使杜紘爲侍從
則是更得一崔台符豈不爲天下笑哉伏乞稍取衆
議追寢前命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言張璪劄子

八日上殿

臣六月中與王覲上殿言張璪非次進用文及韓宗

師欲以深結文彥博韓維爲自安之計璪天資邪佞
列位丞弼朝夕出入左右易以爲姦宜斷自聖心以
時除去蒙聖明洞鑒德音宣諭但以璪久經任使欲
因其求退去之以禮比經兩月璪覺聖意稍緩遂端然
據位不復自請臣竊惟璪性極巧佞遇事圓轉難得
心腹昔王安石呂惠卿首加擢用被以卵翼之恩收
其鷹犬之効與章惇等並結爲死黨熙寧弊法皆璪
等所共成就今二聖在上因民所欲降黜群邪變
革衆弊清淨之風日月滋長獨璪仍在重位與聞大
政不唯正人所共側目而璪之私意亦自不安但以

同列無傾邪之助臺諫有彈擊之請是以見今且自
歛戢未敢爲非度其中心未嘗一日無窺伺之邪謀
忘王呂之故黨也譬如蛇蠍遇寒而蟄盜賊逢晝而
止及春陽發動莫夜陰闇故能復作誰敢保任天陛
下不可見其進退恭順言詞柔利而遂以爲可用也
如璪深心厚貌何所不至但使陛下君臣防閑少
懈璪略能援引一二邪人寘之要地則變故之出殆
不可知矣況今新舊之政更張未定邪正之黨相持
未決正是姦臣用智伺便竊發之時天下有識見璪
任事誰不危懼如江河決溢初復故道惟日夜牢固

隄防乃免於患若少有蛇鼠穿漏或能復奪河身況
璪方為執政乘釁而動其害必深臣聞璪意欲候過
明堂大禮求出補外惟陛下為社稷計順中外人
心早從其請天下幸甚取進止

請罷右職縣尉劄子

八日上殿

臣伏見舊法縣尉皆用選人自近歲民貧多盜言事
者不知救之於本遂請重法地分縣尉並用武夫自
改法以來未聞盜賊為之衰少而武夫貪暴不畏條
法侵魚弓手先失爪牙之心搔擾鄉村復為人民之
患臣竊惟捕盜之術要在先得弓手之情次獲鄉村

之助耳目既廣網羅先具稍知方略易以成功舊用
選人雖未能一一如此而頗知畏法則必愛人使之
出入民間於勢為便不必親習騎射躬自格鬪然後
能獲賊也今改用武夫未必皆敢入賊而不習法律
先已擾民訪聞河北京東淮南等路凡用武夫縣分
民甚患之欲乞復令吏部依舊只差選人所貴吏民
相安不至驚擾取進止

論張頡劄子

八日上殿

臣竊見知廣州張頡自直龍圖閣擢為戶部侍郎除
目一下中外驚疑謹按頡猜險邪伎狡復闡刻具此

八德了無一長臣非敢風聞臆度謹具實狀如左

一頡爲廣南運使日朝旨邠移兵馬就食全永經略使趙尙爲見順州戍兵年滿合替遂差兵戍順州却令順州替兵就食全永頡但知出納之吝恐往來戍兵糜費錢糧一日之間四次移牒故作行遣申奏趙尙不肯移兵又奏尙闇添昭州雇夫錢六萬貫又奏尙違法差衙前朝旨令尙分析乃是頡判狀令差尙曾具元判狀繳奏其餘所奏更無一事稍實因此挾恨遷怒詬詈桂州官吏作綠衫下包个奴婢名呼趙尙仍罵

作賊提舉官劉誼曾具事由聞奏有旨罷轉運使

一頡爲轉運使日有安南般糧夫數千人逃還已經曲赦放罪每人只有欠官米錢七百後來頡欲差人往全州般糧遂召陽朔縣令魏九言臨桂縣令李譯勒令差兩縣逃亡夫往全州般糧仍令九言取本縣百姓莫飯奴等七人狀云所欠官錢七百情願往全州般糧填還其七人中又有三人不係逃亡只取到四人情願狀便差數千人況欠錢止於七百而全州水路二十餘

程豈有情願之理因此溺殺人不少致人戶經
提舉司過狀亦是劉誼具事由聞奏方始住差
一頡爲桂州經略使日有安化州首領以本族饑
饑依久例借糧於宜州頡指揮宜州不借一粒
致夷人作過於省界偷牛因此夷漢互相讐殺
頡更無方略直令宜州興兵討之致本州兵官
陷沒頡遂發數千人令供備庫副使費萬往討
之全軍皆沒頡又遣路分都監王奇知宜州仍
以數千人入討全軍復沒事聞朝廷先帝爲之
肝食遣謝麟將數萬人費百餘萬貫竟以招降

而定頡旣措置乖方致陷兩將兵馬而費萬王
奇之死又不以實奏因轉運使馬默等論列朝
旨差賓州推官朱恂取勘因此落職奪官知均

州

右臣所論三事皆有文案可以覆驗據頡處事乖刺
致寇覆軍與沈起劉彞同罪理合誅竄所以累次常
獲寬宥者蓋其家素富本以行賂得進鄉近辰錦多
蓄奇砂嘗以獻遺前宰相王珪珪每出示親客云此
砂張頡所獻以此曲爲蓋比今來縱未黜廢豈可特
膺非次擢用兼臣訪聞三省執政本不知其人失於

採聽爲薦者所誤若置之戶部必害民物伏乞追寢前命以厭公議取進止

再言張頡狀 十一日

右臣近言張頡除戶部侍郎不允公議具陳頡項在廣南用心陰險措置乖刺三事乞追還告命未施行間臣又訪聞頡昔知荆南所爲貪虐提舉官張琬按發七事內一事頡下行買烏頭行人蔣三供納烏頭頡凡三四次退換蔣三揣頡意欲要附子遂買附子作烏頭供納頡方肯納下緣烏頭附子色額不同價例亦別此一事係贓罪又一事勒部下玉泉寺僧修

治諸官園亭費用常住人牛錢物不少以修唐僧齊已草堂爲名令頡鄉僧居止其中此一事係私罪琬奏旣上前宰相王珪等爲與頡私有情分遂移頡差遣而以越職勘琬特行衝替頡當時若無上件贓私忝爲士人理須訴雪頡曾不敢以一字自明受移而去則其罪狀顯然無疑臣博采衆言近日差除例皆不當至於張頡尤失人望虧損朝政深可歎惜是以不避再煩聖聽伏乞將臣此奏與前來劄子同下三省詳議罷頡前命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論戶部乞收諸路帳狀

准尚書戶部牒元祐元年七月二十五日敕節文一
府界諸路州軍錢穀文帳舊申三司昨撥歸逐路轉
運提刑司點磨歲終刑部尚書點取勾訖帳勘覆今
上件諸州軍錢穀文帳欲收歸戶部點磨一府界諸
路州軍常平等錢穀文帳舊申司農寺昨撥歸逐路
提舉司點磨戶部右曹歲取提舉司勾訖帳赴部點
磨今上件諸州軍錢穀文帳欲收歸戶部點磨者
右臣竊聞熙寧以前天下財賦文帳皆以時上於
三司至熙寧五年朝廷患其繁冗始命曾布刪定
法式布因上言三部胥吏所行職事非一不得真

意點磨文帳近歲因循不復省閱乞於三司選吏
二百人額置一司委以驅磨是時朝廷因布之言
於三司取天下所上帳籍視之至有到省三二十
年不發其封者蓋州郡所發文帳隨帳皆有賄賂
各有常數常數已足者皆不發封一有不足即百
端問難要足而後已朝廷以布言為信帳司之興
蓋始於此張設官吏費用錢物至元豐三年首尾
七八年間帳司所管吏僅六百人用錢三十九萬
貫而所磨出失陷錢止一萬餘貫朝廷知其無益
遂罷帳司而使州郡應申省帳皆申轉運司內錢

帛糧草酒麴商稅房園夏秋稅管額納畢鹽帳水脚鑄錢物料稻糯帳本司別造計帳申省其驛料作院欠負修造竹木襍物舟船柴炭修河物料施利橋船物料車驢草料等帳勘勾訖架閣蓋謂錢帛等帳三司總領國計須知其多少虛實故帳雖歸轉運司而又令別造計帳申省至於驛料等帳非三司國計虛羸所系故止令磨勘架閣又諸路轉運司與本部州軍地理不遠取索文字近而易得兼本道文帳數目不多易以詳悉自是外內簡便頗稱允當今戶部所請收天下諸帳臣未委爲

收錢帛等帳耶爲并收驛料等帳耶若盡收諸帳爲依熙寧以前不置帳司不添吏人耶爲依熙寧以來復置帳司復添吏人耶若依熙寧以前則三二十年不發封之弊行當復見若依熙寧以來則用吏六百人磨出失陷錢一萬餘貫而費錢三十九萬貫之弊亦將復見臣乞朝廷下戶部令子細分析聞奏然臣竊詳司馬光元奏自改官制以來舊日三司所掌事務散在六曹及諸寺監戶部不得總天下財賦帳籍不盡申戶部戶部不能盡天下錢穀之數欲乞令戶部尚書兼領左右曹其舊

三司所管錢穀財用事有散在五曹及諸寺監者並乞收歸戶部推其本意蓋欲使天下財用出納卷舒之柄一歸戶部而戶部周知其數而已今戶部既已專領財用而元豐帳法轉運司常以計帳申省不為不知其數也雖更盡收諸帳亦徒益紛紛無補於事矣臣謂帳法一切如舊甚便乞下三省公議然後下戶部施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言張頡第三狀

十二日

石臣近四上章言用人不當並不蒙施行伏惟二聖深拱帷幄之中以進退天下士付之宰相若用非其

人知而不改何以服天下之口竊聞廟堂之議止謂

世方乏才所用之人皆不得已臣觀 朝廷取士之

廣賢俊如林患在不知豈可遂無一人賢於張頡況

臣前所言頡四事迹狀明白皆可覆驗賊汙私邪欺

君陵下既非有德臨事乖刺覆軍殺將不可謂才而

宰相不聽公議必行私意其理安在伏乞指揮將臣

所言按實施行若非虛妄即乞罷頡差遣若臣言不

當亦乞明加責降今但隱忍不一別白是非恐 朝

廷紀綱自此日壞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言責降官不當帶觀察團練狀

十四日

右臣伏以 朝廷典章百世所守因事變法爲患常
多 祖宗之世使相節度不領京師官局其奉朝請
必改他官或爲東宮三師或爲諸衛將軍太平興國
中以趙普之勲自河陽還朝止爲太子少保以向拱
張永德之舊並爲環衛至今諸道鈐轄總管以防團
老歸者亦以諸衛處之蓋其遺法也至明道中錢惟
演以章獻皇后親嫌罷樞密使始以保大節度爲景
靈宮使治平中李端愿以長宮主子亦以武康節度
爲醴泉觀使恩倖一啓自是戚里以節察居京邑不
治事者肩相磨也然猶未見以罪降黜而以觀察團
練享厚祿居謫籍者近日李憲以宣州觀察使提舉
明道宮王中正以嘉州團練使提舉太極觀二人貪
墨驕橫敗軍失律罪惡山積雖死有餘責 聖恩寬
貸皆寘之善地而又首亂國憲假以使名臣恐後世
推壞法之始歸咎今日謂宜考修制度追還誤恩以
存舊典且使罪人知有懲艾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言張頡第四狀

十八日

右臣近以除張頡戶部侍郎不當凡三次上言一次
蒙降付三省進呈不行兩次皆留中不出臣本言張
頡事皆罪狀明白非風聞臆度之言訪聞執政止謂

世方乏人頡雖無德以才見取方今多士盈廷非無一人可勝張頡而頡前後敗官喪師所至狼狽不唯無德亦復非才況 二聖臨御專任執政進退百官一出其口若差除不當而諫臣之言公然不用則今後誰肯復言雖復有大於此者臣恐 陛下 由復知矣臣所上章初蒙降出施行獨三省沮抑不從中外之議止於歸罪執政今不復降出議者或謂見惡不去非出 聖意必有左右近習陰爲之助臣雖知日月之明萬無此事而踈遠不亮未免疑謗所損不小伏乞出臣前狀付外施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論傅堯俞等奏狀謂司馬光爲司馬相公狀

一日

右臣今年二月曾上言 朝廷初行差役之法其間衙前一役最爲重難民間所苦宜以賣坊場錢及坊郭官戶寺觀單丁女戶所出役錢量行裁減雇募衙前以免民間重役之害後來蒙 朝廷差臣兄軾詳定役法軾議論與臣無異致與本局商量不合陳乞罷免尋蒙 朝廷依軾所乞臣以兄弟之嫌未敢再有論列今竊聞監察御史陳次升奏以役法大要未定人情熒惑乞敕詳定役法所疾速議定合差合雇

色額及官戶寺觀單丁女戶等敷出役錢則例先次
施行其州縣事體不同難以直行處分者候諸處申
到相度裁定蒙 聖旨批送詳定役法所臣看詳次
升所言役人合差合雇色額及官戶寺觀單丁女戶
合出役錢則例實係役法要節當今所宜先定其詳
定役法所並不公心定奪奏稱准元祐元年二月七
日敕應天下免役錢一切並罷其諸色役人並依熙
寧元年以前舊法定差及七月三日 朝旨司馬相
公申明指揮招差役人大要已定終不明言何役合
差何役合雇至於官戶寺觀單丁女戶合出役錢只

言七月三日朝旨未得施行亦不明言合如何立爲
則例據此奏陳但務求合取容雖言事官所陳更不
講論曲直況司馬光雖爲宰相而君前臣名禮有定
分今詳定役法所乃於奏狀中謂光爲司馬相公苟
申私敬不顧上下之禮曲意推奉一至於此而 朝
廷望其能別白是非立爲成法亦已難矣臣恐此風
一扇臣主之分自此陵夷不唯 朝廷之害亦非所
以安光之道也謹按詳定役法官皆侍從儒臣不容
不知 朝廷儀式伏乞取問奏狀中不名宰相出何
典法及勒令早定役人合差合雇色額及坊郭官戶

寺觀單丁女戶合出役錢則例申奏行下令民間早
知定法不至皇惑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言張頡第五狀

二十三日

臣近奏言張頡陰嶮不才除戶部侍郎大失人望不
蒙施行臣退伏思念方今 二聖勵精求賢黜去群
小無所吝惜如臣所言頡罪狀一一有實可驗而每
狀輒蒙留中深駭物論推原其故蓋由執政過聽用
頡致臣有論列因謂頡雖無德而才有可取以此疑
誤聖聽不然 陛下虚心納諫一言可采未嘗不從
何以至此伏念臣平生與頡素不相識但以公議不

與恐誤國事是以懷不能已謹復采衆論得頡前後
臨事乖方及 朝廷曾以其褊躁猜忌罷頡差遣五
事條件如左

一熙寧年中頡初除江淮發運奏乞復轉般鹽倉
朝廷下三司相度以不便而罷及頡到任二年
真揚等州運河乾澁不通漕運並不計置不濬
朝廷特令借上供錢米先開淘大段淺澁去處
頡却奏稱河道雖淺然河各有油泥可以併用
兵士牽拽得行如撩得油泥一尺以上接續得
雨添注更不消開淘若至時雨澤未應即開修

未晚後來綱運不通頡別無措置曾有團渦巡檢侍禁范彥臣以陳公塘見有積水乞引入運河頡亦未曾施行遂致諸路各稱闕鹽共計二百萬餘石虧損年額不少後來却係朝廷差官取陳公塘水灌溉運河通放鹽綱當時據知秦州蘇枕狀稱已出及重綱四分之一不數日間必可盡出頡爲發運使公然不開河道積壓鹽貨意欲附會先乞復轉般倉文字更不顧國家大計其挾情害公類皆如此若只是暗謬致誤國事則今者執政謂頡有才臣深不曉其意

一侯叔獻昔開淮南運河害霍兵夫死者如積新舊兩河相並而行人知無益頡爲發運使略無一言復因過京師知樞密使吳充與宰相王安石異議遂與充私言之頡不意充即奏其事及朝廷公行理會召頡至中書聚廳問之頡却稱來時未曾開河亦不曾與充言此前後所言異同朝廷遂差官取勘頡猶抵諱不承據頡情狀其實畏憚安石叔獻不敢正言但揣知吳充與安石不協故以此言取悅於充而已其反覆賣弄正是小人真態若執政以此爲才又臣所

續文獻通考 卷四十一
未曉也

一安化州夷人從來三年一度進奉舊例雖不遣其人入貢而與之驛券等物其數稍豐及頡爲桂州經略使日轉運司應副錢物差緩至四年乃足而宜州及經略使司展其進奉年限俾之四年乃得入貢靳惜錢物所得無幾而夷人因此作過破軍殺將凡費百餘萬貫竟以招安而定頡初見夷人拒命遣兵官費萬領兵出討萬至軍前申乞犒設時方大暑頡令於桂州造餅般往宜州比至皆臭不可食軍情因此怨怒南

方至今傳以爲笑及費萬兵敗爲夷人所共鬪食妻男失所都鈐轄和斌申經略司乞厚加賜卹頡指揮破經略司錢買帟酒奠訖奏聞先帝知其暗謬不可用遂以乖方取勘臣詳頡始爲朝廷吝惜些小錢物終致邊患首尾費百餘萬貫至於千里送餅犒軍以帟贈優卹死事如此等事似非理財富國之手而執政任以戶部侍郎與有益於國此又臣所未曉也

一元豐三年七月三日中書劄子節文臣僚上言伏見近除張頡直龍圖閣知熙州按頡天資褊

躁動多猜忌頃在廣南忿爭互論州縣官吏爲
之不安乞速賜追寢新命奉 聖旨張頡依舊
令知滄州蓋頡之嶮躁著自先朝非獨今日則
臣之所言似未爲過也

一元豐四年內臣綦元亨差往廣西起發韶惠州
錢頡以轉運使權廣州送沉香七兩朱砂半觔
桂花竹帟等與元亨兼違條以妓樂與元亨燕
會見今案款具在臣前言頡素以竒砂交結貴
官及外議疑頡有左右近習之助致臣章不蒙
降出誠不爲過也

右臣今所言五事及前狀所言共計九事皆一一有
實蓋頡從來蒞官所至不了決無可用之理臣訪聞
一二大臣特保薦頡可用無疑伏乞 陛下出臣前
後封事令保薦之人看詳以此等人委是可用與否
仍乞降付三省依公施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申三省論張頡狀

二十六日

右轍累曾上言除張頡戶部侍郎不當竊聞第一狀
曾蒙 朝廷降付三省進呈不行轍尋博采衆論得
頡歷任處置乖方傷財敗事迹狀非一遂兩具論奏
皆留中不出伏惟 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求賢

惟恐不及去奸惟恐不速如頡之陰險暗謬少見其
比 二聖之明不容聞而不去竊料聖意必以重違
大臣之議是以遷延至此至於執政諸公上承 二
聖拱默仰成之託百官進退開口而定豈不欲進賢
退奸率由公議以無負付囑之重頡之無狀惟患不
聞若果聞之勢無必用之理轍所上第一狀已經台
覽後來二狀謹繕寫繳連申上伏乞考其事實裁酌
施行少慰公議謹狀

再論京西水櫃狀

右臣三月中奏乞令汴口以東州縣各具水櫃所占

頃畝及每歲有無除放二稅仍具水櫃可與不可廢
罷如決不可廢即當如何給還民田以免怨望尋蒙
朝旨令都水監差官相度到中牟管城等縣水櫃元
舊浸壓頃畝及見今積水所占及退出數目應退出
地皆撥還本主應水占地皆以官地對還如無田可
還即給還元估價直 聖恩深厚弃利與民無所靳
惜所存甚遠然臣訪聞水所占地至今無官地可以
對還而退出之田亦以迫近水櫃爲雨水浸淫占壓
未得耕鑿知鄭州岑象求近奏稱自宋用臣興置水
櫃以來元未曾以此水灌注清汴清汴水流自足不

廢漕運乞盡廢水櫃以便失業之民臣愚以爲信如象求之言則水櫃誠可廢罷欲乞朝廷體念二縣近在畿甸民貧無告特差無干礙水部官重行體量若信如象求所請特賜施行不勝幸甚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乞復選人選限狀

右臣竊聞監察御史上官均上言極論官冗之弊已蒙 朝旨降付給舍左右司看詳施行臣伏見祖宗舊法凡蔭補子弟皆限二十五歲然後出官及進士諸科釋褐合守選人并州縣選人除司理司法縣尉

外得替日皆合守選逢恩放選乃得注官所從來久遠仕者習以爲常雖經涉歲月不以爲恠及 先朝患天下官吏不習法令欲誘之讀法乃令蔭補子弟不復限二十五歲出官應係選人皆不復守選並許令試法通者注官自是天下官吏皆爭誦律令於事不爲無益然人既習法則試無不中故蔭補者例減五年而選人無復選限遂令吏部員多闕少差注不行訪聞見今已使元祐四年夏秋季闕官冗之患亦云極矣臣愚以爲方人未習法誘以免選於理亦宜及其既習雖無免選不患不習且爲吏而責之讀法

本事實之當然不爲過也謂宜追復祖宗守選之舊而
選滿之日兼行先朝試法之科此亦今日之便也欲
乞以臣所言付給舍左右司一處看詳立法謹錄奏
聞伏候敕旨

論諸路役法候齊足施行狀

右臣訪聞諸路所定役法限日已滿近日夔州等路
文字相繼申到旋以逐一進呈施行臣竊惟諸路役
法所係民間利害至深至廣雖逐路事體各別條目
必有不同而朝廷變法從便措置大意所謂海行
條貫者不得不同也臣竊恐詳定役法所急於行法
每遇逐路申到文字不候類聚參酌見得諸路體面
即便逐旋施行因此致諸路役法大體參差不齊使
天下之民不得均被聖澤欲乞指揮本所候諸路所
申文字稍稍齊集見得諸處役法不至大段相遠然
後行下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此一轉已是內臣進用之極中外驚怪已有議論次又以坤成節奏薦思澤兩重特轉兩官於法以特恩轉官者自文思副使當轉皇城副使又以特旨轉供備庫使臣於此時當撰告詞以其事未至太甚未敢輒有論奏曾未旬日今又以罷本殿祗候與轉一官若依舊法自供備庫使當轉西京左藏庫使耳今乃更超文思左藏皇城使三資直帶遙郡刺史臣若不早論救必將大致紛紜竊謂朝廷非常特恩當以待人臣非常之功今惟簡之爲人臣所不知但見其給事官省歲月稍深不過勤謹自將別無非常功效而二度冒居此寵皆非祖宗舊法臣竊見

太皇太后陛下自臨御以來肅清中禁抑損外戚私謁不行濫恩盡去謹守法度古所未有豈肯於近習之臣獨開僥倖之路必由條例委曲聖意未暇一盡詳而大臣不能守法失於開陳致此過當不然豈陛下能以法度繩治外家親戚而獨不能以治內臣哉若惟簡別有出衆功勞卽乞宣示其狀令有司覈實以伏中外之言臣頃以不才濫處言責每因進對輒蒙天獎嘗欲捐軀以報知遇不敢循默上負恩德所有告詞臣未敢撰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不譏葉康直知秦州告狀
今月初六日吏房送到權陝西轉運副使朝奉大夫
葉康直可依前朝奉大夫直龍圖閣權知秦州詞頭
一道者

右臣與葉康直素不相識亦不知其人賢愚但見前
月二十四日有上件除命是時權中書舍人曾肇當
撰告詞肇卽具奏言昨者兵興康直調發芻糧一路
騷然先帝以其措置無狀又隨軍入界亾失爲多
嘗命械擊意欲誅之以此不敢撰詞又諫議大夫鮮
于侁亦言康直令兒男掘取窖藏斛升貨賣及建言

欲由涇原路入界和雇車乘人夫爲知永興軍呂太
防所卷有違 詔敕 先帝以其處置乖方欲深置
於法康直素奴事李憲密加營救遂得無事今令帶
職充一路帥臣未允公議臣今旣明知曾肇鮮于侁
有上件文字指陳康直罪惡由此難以撰詞欲乞
朝廷覈實肇侁所言康直事狀見得有無若無此事
卽乞正肇侁不實之罪然後命臣撰詞臣敢不承命
謹錄奏聞伏候 敕旨

申本省論處置川茶未當狀

朝廷若罷益利路權茶之法只權陝西沿邊諸郡不

許客旅私販仍將沿邊每歲合用益利諸場茶色及

勦重配在諸場令及時立限和買隨每歲茶價高下比民間價例微高

如尋常和糴米粟之比可也買茶之限令茶場司

定州縣不得低估茶價令人戶不肯申官以致出

如有事故須至展限者具事由申本司量展五日

不得輒有留滯或更依客旅體例秋冬先放茶價令

茶戶結保請領及時送納以上並不得輒行抑勒

官買數足方許私下交易除沿邊所權地分外一任

客人興販如此摩畫比之頃年全權益利及陝西諸

州其利有五益利茶戶不被官場以賤價大秤抑勒

收買一也昔茶未有權民間採茶凡有四色牙茶早

茶晚茶秋茶是也採茶既廣茶利自倍自權茶以來

官中只要早茶其餘三色茶遂棄不採民失茶利過

半今既通商則四色茶俱復採二也官所運茶止於

邊郡所須比權茶之日所運減半則茶遞役兵及州

郡雇脚皆得輕減三也陝西茶商既行岐雍之間民

皆食賤茶四也益利諸州百貨通行酒稅課利理當

自倍五也若比之今來有司所議但權名山梁洋三

處放行益利諸場茶貨其利有四名山梁洋三處權

法如舊而不權之地犬牙相錯權與不權茶戶利害

相遼例皆王民而咫尺之間不宜頓有此異一也權

與不權地分不遠小人易以起動茶戶借如名山之

西南出茶之地尚有雅州廬山榮經等處若放令此
茶北出道過名山彼此相雜不可辨認若放令此茶
由水路入嘉眉則名山之茶亦當從此走失寬則權
法自廢急則民遭誣罔橫被徒配二也官中所買只
用早茶則牙茶晚茶秋茶亦爲棄物民失厚利與頃
歲無異三也治邊諸州蕃部所要茶色各別今只將
名山梁洋三色茶與之彼旣未諳茶性必有不售四
也若比之今來或人之說兼權陝西裏外諸州據合
用茶數於益利諸場和買官自般賣和買之餘成都
路客人販茶不得過劔門利州路客人販茶不得過

陝西其害有三盡奪茶利商賈不行百貨不通酒稅
課利自減一也運茶旣多遞舖役兵及州郡雇脚勞
費與頃年無異二也岐雍之民仍食貴茶三也由此
觀之 朝廷若但和賀邊郡合用茶數只於邊郡立
權法其餘率皆通商此法一行則上件三說之弊自
除至於供給蕃部收買戰馬之利則與三說無異以
此較之利害可見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戶部侍郎論時事八首

因旱乞許羣臣面對言事劄子

臣伏見二年以來民氣未和天意未順災沴荐至非

水卽旱淮南饑饉人至相食河北流移道路不絕京東困弊盜賊羣起 二聖遇災憂懼傾發倉廩以救其乏絕獨此三路所散已僅三百萬斛矣異時賑恤未見此比然而民力已困國用已竭而旱勢未止夏麥失望秋稼未立數月之後公私無繼羣盜蜂起勢有必至臣未知 朝廷何以待此臣竊見 太皇太后陛下清身奉法與物無私 皇帝陛下恭默靖慎動由禮義皇天后土照知此心而和氣不應深所未喻 陛下嘗究其說否臣聞天氣下降地氣上騰陰陽和暢雨澤乃至君廣聽以納下臣盡言以奉上上

下交泰元氣乃和今 二聖居幃箔之中所與朝夕謀議者上止執政大臣下止諫官御史不過數十人耳其餘侍從近臣雖六官之長皆不得進見而况其遠者乎臣以謂羣臣識慮深淺不同其心好惡亦異故須兼聽廣覽然後能盡物情而得事實今 陛下聽既不廣則所行之事不得不偏聽狹事偏則陰陽亢隔和氣不効必然之理也臣觀 祖宗故事百官有司皆得以職事進對從容訪問以盡其情今 二聖臨御四方履人主之位而謙恭退託踈遠羣臣不行入主之事遂使百官不敢以職事求見臣謂宜因

此時明降 詔書許百官面奉公事上以盡羣情之異同下以閱人才之賢否人心不墜天道必從則久旱之災庶幾可息臣蒙 國厚恩比聞 詔書引咎自責避正殿損常膳分命臣僚並走羣望私心踧踖不敢違盜輒推天意人事影響之應庶幾有補萬一惟 陛下恕其愚僭略賜采擇取 進止

乞推恩故知陳州鮮于侁子孫狀

右臣等伏見故朝議大夫集賢殿修撰知陳州鮮于侁學有原本博通諸經政事精詳和而有斷熙寧之初爲利州路轉運判官時 朝廷方行免役本路人

貧地狹侁推行以理取於民有度能使一路獨無甚擾近者京東經吳居厚刻剝之餘人情不安 朝廷特起侁於疾病之中副以安集侁勞徠幾歲民亦以寧旋蒙 聖恩知其可用擢爲右諫議大夫侁感激知遇前後言事多蒙聽納不幸疾作不敢廢弛職事力求外補復蒙 聖恩寵以要職俾守近藩仍指揮一年後取 旨侁到任未幾遂至物故臣等竊聞侁平生守道歷任諸監司有補國事晚節被遇擢實侍從適以病去無絲毫之過而身後獨不得與侍從同歿恩例子孫見有白身欲乞 聖恩特賜閔察使得

依諫議大夫恩例以慰忠賢之心謹錄奏聞伏候
敕旨

乞外任劄子

臣竊聞右司諫賈易言文彥博呂陶黨助臣及臣兄
軾雖陛下察知臣兄弟孤忠無比周之實罷易言
職而臣自循省蓋由行不素著未能取信於人致令
煩言上瀆天聽慚懼隕越若無所容臣軾已具劄
子乞除一郡臣亦乞與兄同就外任庶全臣子進退
廉耻之分况臣兄弟久以空踈並塵近侍忝冒之罪
臣猶自知况於他人何由厭伏伏乞聖慈察臣誠

懇非由矯飾特賜開許以安孤危取進止

論西事狀

右臣伏見西夏頃自秉常之禍人心離貳梁氏與人
多二族分據東西廂兵馬勢力相敵疑阻日深入寇
之謀自此衰息朝廷略加招納隨卽伏從使介相
尋臣禮甚至只自今年春末夏初以來始有桀心出
兵數萬掩襲涇原殺虜弓箭手數十人復歸巢穴
朝廷方事安衆難於用武接以君臣之禮加以冊命
之恩特遣使人厚賜金幣戎狄獸心敢爲侮慢輒以
地界爲詞不復入謝至坤成賀使亦遂不遣中外

臣子聞者無不憤怒思食其肉臣忝備侍從主憂臣辱義不辭勞况臣擢自小官列於禁近議論幾事既其本職感激思報宜異常人是以冒昧獻言不避罪戾庶幾 聖意由此感悟雖被譴逐臣不恨也臣竊惟當今之務以爲必先知致寇之端由審行事之得失然後料虜情之所在定制敵之長算誠使四者畢陳於前羗戎小醜勢亦無能爲也董氊本與西夏世爲仇讎元昊之亂 仁宗賴其牽制梁氏之篡 神宗籍其征討世効忠力非諸蕃之比乃者董氊老病其相阿里骨擅其國事與其妻契丹公主殺其二妻

心牟氏其大將鬼章及溫溪心等皆心懷不服阿里骨欺罔 朝廷自稱董氊嗣子 朝廷不察情僞不原逆順卽以節鉞付之謀之不臧患自此起阿里骨既知失衆虐用威刑衆心日離而鬼章自謂與阿里骨比肩一體顧居其下心常不悅夏人乘此間隙折節下之先與阿里骨解仇結懽令轉說鬼章舉兵入寇復誘脇人多保忠令於涇原竊發黨與既立羽翼既成是以敢肆狂言以動 朝聽向若阿里骨以董氊之歿來告立嗣 朝廷因其所請遍問鬼章溫溪心等以誰實當立若衆以阿里骨爲可立則既立之

後衆必無詞若以爲不可則分董氊之舊秩以三使額授此三人阿里骨無僥倖之命鬼章無怨望之意則夏人無與爲援安能動搖加以數年以來朝廷本厭兵事羌中測知此意亦以自安頃者忽命熙河點集人馬大城西關仍云來年當築龕谷聲實旣暴虜心不寧舉兵自強釁亦由此此所謂致寇之端由也先帝昔因梁氏篡逆之禍舉兵誅討侵攘地界爲怨至深羌虜之性重於復讎計其思報之心未嘗一日忘也徒以喪亂相繼兵力凋殘陛下臨御之初意切懷納是以連年入貢以休息其民雖有恭順

之言蓋亦非其本意矣假令犯順固猶有詞今朝廷因其承襲之後賜之冊命捐金錢二十餘萬緡以爲之禮彼旣與我有君臣之分然後可責以忠順之節朝廷此舉於義甚長而羌虜無謀遂肆桀傲內則其國中士民自知不直必不爲用外則中國兵將皆有關志易以立功曲直之幾於此始定雖棄捐金幣以封殖寇讎小人謂之失策而分別曲直以激勵將士智者謂之得計此所謂行事之得失也元昊本懷大志長於用兵亮祚天付兇狂輕用其衆頃爲邊患皆歷歲年然而國小力微終以困斃今梁氏專國

素與人多不協內自多難而欲外侮中原料其姦謀
蓋非元昊亮祚之比矣意謂二聖在位恭默守成
仁澤之深遠近所悉旣無用武之意可肆無厭之求
蘭會諸城廊延五寨好請不獲勢脇必從以爲狂言
一聞求無不得今朝廷旣已漸爲邊備益兵練將
則羗虜之心已乖本計不過秋冬寒涼之後小小跳
梁以嘗試朝廷而已若朝廷執意不搖守邊無
失則款塞請盟本無愧耻若朝廷用心不一惟務
求和則求請百端漸不可忍此所謂虜情之所在也
凡欲應敵必先正名夏人初起邪謀必有二說其一

以爲慢詞旣達則地界可得無窮之請因以滋彰其
二以爲雖不得地實亦無損猖狂力屈稍復求和中
國厭兵勢無不許方其不遜則張皇事勢誇示諸戎
及其柔伏則略爲恭順使中國黽俛而聽今朝廷
遣兵積粟地界之請固已不從然而號令未明逆順
未著臣恐夏人未知朝廷不憚用兵之意無以折
其姦心又恐將來姦窮力屈略修臣禮使與講和要
約不堅必難持久昔趙欲與秦爲購其謀臣虞卿以
爲從趙爲購不若從秦爲購於是東結齊人而秦人
自至區區之趙尚知出此而况堂堂中國畏避畜縮

媮於無事不分別曲直而反聽命於老人哉臣願
陛下明降詔書榜沿邊諸郡其大意略曰夏國頃
自亮祚喪亾先帝舉兵帛伐旣絕歲賜復禁和市
羗中窮困一綃之直至十餘千又命沿邊將吏迭行
攻討橫山一帶皆棄不敢耕窮守沙漠衣食併竭老
少窮餓不能自存朕統御四海均覆無外閱此一方
窮而無告遂敕諸道帥臣禁止侵掠自是近塞之田
始復耕墾旣通和市復許入貢使者一至賜予不貲
販易而歸獲利無算傳聞羗中得此厚利父子兄弟
始有生理朕猶念孤童幼弱部族攜貳若非本朝

賜之策命假以寵靈則何以威伏酋豪保有疆土是
時朝士大夫咸謂夷狄反覆心未可知使者將行言
猶未已朕有存亾繼絕之志欲修祖宗爵命諸侯
之典以爲盛人負我斷而不疑故遣使出疆授以禮
命金錢幣帛相屬於道邊人父老觀者太息以爲仁
義之厚古所未有而狼子野心飽而背德不遣謝使
不賀坤成朕以君道拊之而不以臣禮報朕天地所
疾將相咸怒朕惟狂謀逆節止其一二姦臣國人何
辜當被殺戮是以弭兵安衆求議攻討然而逆順之
理不可不明其令沿邊諸將飭勵兵馬廣爲儲峙敢

有犯塞郎殺無赦彼既背逆天理不有人禍必有鬼
誅姑修吾疆以待其變臣料此命一出羗人愧畏雖
未卽款伏而姦計泯屈無以號令其下諸路兵民知
彼曲我直人思致死勇氣一發邊聲自倍此必然之
勢也今 朝廷日夕備邊常若寇至而但曲加隱忍
不降此命使虜衆一旦犯境終亦不免交鋒若聽臣
此言要之亦不出兵坐而待敵初無有異而使士氣
感忿以思戰虜情知難而自屈求和之請其至必速
此所謂制敵之長筭也臣竊聞 朝廷近已添屯兵
將增廣邊儲議絕和市使熙河帥臣招來阿里骨鬼

章溫溪心人多保忠等此兵法所謂上兵伐謀不戰
而屈人者 陛下若能饒之以金錢而寬其繩墨使
將帥得盡其心間謀得盡其力則事無不成而虜漸
可制矣然有一事似非臣所得言者但以蒙國厚恩
不敢不盡昔熙寧元豐之間所行政令雖未必便民
然 先帝操之以法濟之以威是以令無不從而事
無不舉頃者 朝廷削去苛法施行仁政可謂善矣
然而刑政不明多行姑息中外觀望靡然有縱弛怠
惰之風平居無事姑以媿安可耳今虜方不順勝負
之變蓋未可知緩急之際威令無素何以使衆臣謂

宜因事正法以明示天下臣前所言去歲大臣承用
阿里骨欺罔之奏授以節制致令鬼章懷憤入寇夏
人乘釁違命此則當時宰相樞密使副苟簡無謀之
罪也近者涇源賊馬至者數萬殺略數千斥候不明
備禦不及熙河賊退經今累月而殺傷焚蕩之奏至
今未止此則將帥弛慢不畏 朝廷之罪也 陛下
恬不為怪略無責問政之不修孰大於此中外相視
以為疑怪 朝廷方將使人蹈白刃赴湯火臣有以
知其不能矣昔公孫洪為相諸侯有逆謀請歸侯印
以塞責諸葛亮為相任馬謖不當請自貶三等以右

將軍領事蓋大臣體國不惜身自降黜為衆行法今
陛下何不取去歲冊命阿里骨與議大臣不論去
位在位皆奪一官至於兩路將帥雖寄任不改而法
不可廢皆使隨罪行罰以此號令四方庶幾知所畏
憚政修於 朝廷之上而敵人恐懼於千里之外勢
之所至不足怪也今 陛下未能正羣臣而望西羌
之畏威不可得矣臣聞范仲淹守慶州因葛懷敏之
敗請以任將非人因兩府遜謝損其勲爵而復其位
以激厲諸將感慰邊兵時雖不用而仲淹之言至今
惜之臣雖不敏究觀往事以為可施於今不敢默已

小臣狂僭斧鉞之誅無所逃避惟陛下裁察取進止

貼黃或言阿里骨之請命與乾順之嗣立事體無異今臣言冊命乾順爲得策而封拜阿里骨爲失計似言之未當者臣以謂不然阿里骨之請命可否在我而乾順之嗣立朝廷且不得而知况能制其可否乎故臣以乾順之命爲是而以阿里骨之命爲非不爲妄論也

乞驗實賈易謝上表所言劄子

臣伏見知懷州賈易到任謝表二道皆自謂以忠直獲罪而指言群臣讒邪罔極朋黨滔天上下不交忠良喪沮至引周易履霜堅冰不早辨之言以爲戒欲使朝廷原心定罪便行誅戮其間有云蘇轍特密命以告人志在明邪而害正臣非諫臺凡易所言不敢條析論奏惟有言臣一節理當辨明易雖頃爲諫官今出守郡於條不當復以風聞言事其言臣以密命告人伏乞朝廷取問實狀如言有實臣甘埃朝朝典取進止

論陰雪劄子

臣伏見自去冬至今陰雪繼作罷民凍餒困斃道路

聖心憂勞何所不至蓋嘗命有司發內庫之錢出
司農之粟竭大府之炭以濟其急矣猶以爲未也則
釋犴獄罷夫役凡可以惠民之事無不爲矣而天意
不順雨雪如故臣竊惑之臣嘗觀先儒論五行之說
以爲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常寒故周之
末世舒緩微弱政在臣下則天應之以燠煖秦之末
世峻刑暴斂海內重足而立則天應之以寒慄是以
周亾無寒歲秦滅無燠年信如此言則 朝廷之政
今豈失於急歟竊惟 二聖臨御以來革敝去煩施
惠已責凡所措置雖未盡得而民獲其所欲者多矣

苟以爲急雖三尺童子不信也然則陰雪之應其咎
安在臣聞商高宗雉雒於鼎其臣祖已告之曰惟先
格王正厥事夫所謂正厥事者無常事也惟因其非
而正之耳故臣竊推之古事以爲天大雷雷以風而
成王應之以逆周公衛國大旱而文公應之以伐邢
夫親任三公非所以止風而興師伐人非所以致雨
彼旣爲之不疑而天亦報之如響者誠得其時當其
事耳臣竊惟近者天地之變常半歲苦旱半歲苦陰
陰陽之氣一有過差浸淫爛熳而不能反今雨雪旣
甚久而不止則春夏之際又將復旱此其類似有以

致之者古之爲政德刑並用寬猛相濟使天下懷其惠而畏其威民氣充塞而天地從之故陽不過而陰不忒自頃以來 朝廷之政專以容悅爲先務上下觀望化而爲一監司之臣以不報有罪爲賢郡縣之官以寬弛租賦縱釋酒稅爲優至於省臺寺監亦未聞有正身治事以辦集聞者也何者 朝廷方兼容是非以不事事爲安靜以不別白黑爲寬大是以至此極也臣竊惟 朝廷之意其始蓋欲以寬治民耳而不知姦臣猾吏乘其間以侵虐細民其弊不可勝數名雖近寬而其實則虐也 陛下誠欲消復此變

宜訓敕大臣使之守法度立綱紀信賞必罰使羣下凜然知有所畏苟 朝廷無偏甚不舉之政則陰陽過差浸淫爛熳往而不反之氣宜可得而止也不然雖空府庫竭倉廩以賑貧窮破囹圄焚鞭朴以縱罪戾臣恐天地之意未易回也臣待罪地官以簿書米鹽爲職出位而言罪在不赦 陛下頃自疎外擢臣而用之二年之間致位於此豈欲責臣齷齪以吏事自效而已哉是以冒萬死獻言惟 陛下裁擇取進止

轉對狀

准御史臺牒五月一日文德殿視朝臣次當轉對臣待罪地官以財賦爲職朝夕從事於今半年耳目所接或干利病敢緣虞人守官之義庶幾百工執藝以諫謹條具本職三事昧死上獻

一臣伏見本部一月出入見錢之數率皆五十餘萬貫罄竭所得僅給經費而已稍加佗用輒干求 朝廷方能辦事有司惴惴常有闕事之懼臣聞古之爲國皆食租衣稅而足降及近世始有鹽鐵酒稅之利凡郊廟 朝廷祿士養兵捍邊睦隣百色取具於此蓋天之所生地之所產

足以養人自三代漢唐至於 祖宗之盛未有舍此而外求者也今四海萬里耕稼相屬而以不足爲憂臣實怪之孟子有言無政事則財用不足臣愚無知意者 朝廷之政豈有所未立故耶臣觀諸道監司自近歲以來觀望上下無復厲精之實妄意 朝廷以不親細務爲高以不察姦吏爲賢於是巡歷所至或不入場務不按有罪郡縣靡然承風懦者頽弛權歸於吏貪者縱恣毒加於民四方嗷嗷幾於無告其他害理而傷化者非臣之職臣不敢議也若夫兩稅

征商權酷無故虧欠者比比皆是此臣之職也
欲乞陛下特降指揮令本部左曹具諸路
去歲三事增虧之數其非因水旱災傷特以寬
弛不職而致虧欠者擇其最甚黜免轉運使副
判官罰一以勸百至意所向下之所趨也如此
施行庶幾財賦漸可治矣

一臣聞漢以九卿治事唐以六曹爲政漢非無尚
書而唐非無卿寺也蓋事不在耳先帝法唐
之故專任六曹故雖兼置寺監而職業無幾量
事設官其間蓋有僅存者矣頃元祐之初患尚

書省官多事少始議併省郎曹所損纔一二耳
而寺監之官如鴻臚將作舊不設卿丞者紛紛
列置更多於舊中外之議以此疑惑以爲朝
廷爲人設官非爲官擇人此言一出爲損非細
其於體非臣所當議也而至於京師廩給之厚
出於本部故臣願明詔有司減去寺監不急
之官以寬不貲之費而已

一臣聞財賦之源出於四方而委於中都故善爲
國者藏之於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餘則轉
運司常足轉運司既足則戶部不困唐制天下

賦稅其一上供其一送使其一留州比之於今
上供之數可謂少矣然每有緩急王命一出舟
車相衙大事以濟 祖宗以來法制雖異而諸
道蓄藏之計猶極豐厚是以歛散及時縱捨由
已利柄所在所爲必成自熙寧以來言利之臣
不知本末之術欲求富國而先困轉運司轉運
司旣困則上供不繼上供不繼而戶部亦憊矣
兩司皆困故內帑別藏雖積如丘山而委爲朽
壞無益於算故臣願 陛下舉近歲 朝廷無
名封樁之物歸之轉運司蓋禁軍闕額與差出

衣糧清汴水脚與外江綱船之類一經擘劃例
皆封樁夫闕額禁軍尋常以例物招置而出軍
之費罷此給被初無封樁之理至於清汴水脚
雖損於舊而洛口費用實倍於前外江綱船雖
不打造而雇船運糧其費特甚重複刻剝何以
能堪故臣謂諸如此比當一切罷去况 祖宗
故事未嘗有此但有司固執近事不肯除去惟
陛下斷而與之則轉運司利柄稍復而上供
有期戶部亦有賴矣

右謹件如前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請戶部復三司諸案劄子

臣以愚拙待罪戶部右曹俛仰幾歲訖無云補竊嘗以祖宗故事考之今日本部所行體制既殊利害相遠恐合隨事措置以塞弊原謹昧死具三弊以聞其一曰分河渠案以爲都水監其二曰分胄案以爲軍器監其三曰分修造案以爲將作監前件三監皆隸工部則本部所專其餘無幾出納損益制在他司頃者司馬光秉政知其爲害嘗使本部收攬諸司利權然當時所收不得其要至今三案之事猶爲諸司所擅深可惜也 祖宗參酌古今之宜建立三司所

領天下事幾至大半權任之重非他司比推原其意非以私三司也事權分則財利散雖欲求富其道無由蓋國之有財猶人之有飲食飲食之道當使口司出納而腹制多寡然後分布氣血以養百骸耳目賴之以爲明手足賴之以爲力若不專任口腹而使手足耳目得分治之則雖欲求一飽不可得矣而况於安且壽乎今戶部之在 朝廷猶口腹也而使他司分治其事何以異此自數十年以來羣臣不明 祖宗之意每因一事不舉輒以三司舊職分建他司利權一分用財無藝他司以辦事爲效則不恤財之有

無戶部以給財爲功則不論事之當否彼此各營一職其勢不復相知雖使戶部得才智之臣終亦無益於算矣能否同病府庫卒空今不早救後患必甚昔嘉祐中京師頻歲大水大臣始取河渠案置都水監置監以來比之舊案所補何事而大不便者河北有外監丞侵奪轉運司職事轉運司之領河事也凡郡之諸掃掃之吏兵儲蓄無事則分有事則合水之所向諸掃趨之吏兵得以併功儲蓄得以併用故事作之日無暴斂傷財之患事定之後徐補其闕兩無所妨自監丞據法責成緩急之際諸掃所有不相爲

用而轉運司始不勝其弊矣近歲嘗詔罷外監丞識者躉之旣而復故物論所惜此工部都水監爲戶部之害一也先帝一新官制並建六曹隨曹付事故三司事多隸工曹名雖近正而實非利昔冒案所掌今內爲軍器監而止隸工部外爲都作院而止隸提刑司欲有興作戶部不得與議訪聞河北道頃歲爲羊渾脫動以千計渾脫之用必軍行乏水過渡無船然後須之而其爲物稍經歲月必須蠹敗朝廷無出兵之計而有司營職不顧利害至使公私應副虧財害物若使專在轉運司必不至此此工部都作院

爲戶部之害二也昔修造案掌百工之事事有緩急物有利害皆得專之今工部以辦職爲事則緩急利害誰當議之 朝廷近以箔場竹箔積久損爛創令出賣上下皆以爲當 指揮未幾復以諸處修造歲有料例遂令般運堆積以分出賣之計臣不知將作見工幾何一歲所用幾何取此積彼未用之間有無損敗而遂爲此計本部雖知不便而以工部之事不敢復言此工部將作監爲戶部之害三也凡事之類此者多矣臣不能徧舉也故願 明詔有司罷外水監丞而舉河北河事及諸路都作院皆歸之轉運司

至於都水軍器將作三監皆兼隸戶部使定其事之可否裁其費之多少而工部任其功之良苦程其作之遲速苟可否多少在戶部則凡傷財害民戶部無所逃其責矣苟良苦遲速在工部則凡敗事乏用工部無所辭其譴矣利出于一而後天下貧富可責之戶部而工部工拙可得而考矣事在本職在臣不得不言如果可采伏乞付外施行取 進止

貼黃三司設案舊職今分隸膳部光祿寺雖所掌飲食帳設利害非大如臣所言可采亦當如上三

案分隸戶部

樂城集卷之四十一

清夢軒

樂城集卷之四十二

宋西蜀蘇轍子由著

明東吳

王執禮子敬

全校

顧天叙禮初

戶部侍郎論時事六首

論開孫村河劄子

臣為戶部右曹兼領金倉二部任居天下財賦之半
 適當中外匱竭不繼之時日夜憂惶常慮敗事竊見
 左藏見緡一月出納之數大抵皆五十餘萬畧無贏
 餘其它金帛諸物雖小有羨數亦不足賴臣之愚怯
 常恐天灾流行水旱作沴西羗旅距邊鄙繹騷河議

失當賦役橫起三事有一大計不支雖使桑羊劉晏
復生計無從出矣而况於臣之駑下乎今者幸賴
二聖慈仁恭儉天地垂貺諸道秋稼稍復成熟雖京
西陝西灾旱相接而一方之患未為深憂羌人困窮
旋聞款塞惟有黃河西流議復故道事之經歲役兵
二萬人蓄聚梢椿等物三千餘萬方河朔灾傷困敝
之餘而興必不可成之功吏民竊嘆勞苦已甚而莫
大之役尚在來歲天啓聖意灼知民心特召河北轉
運司官吏訪以得失近聞回河大議已寢不行臣平
日過憂頓然釋去然尚聞議者固執開河分水之策

雖權罷大役而兵工小役竟未肯休如此則河北來
年之憂亦與今年何異今者小吳決口入地已深而
孫村所開丈尺有限不獨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
况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既無東西皆急之
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哉縱使兩河並行不免各立
堤坊其為費耗又倍今日矣臣聞自古聖人不能無
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故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
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朝廷舉動義當如此
今議河失當知其害人中道而復本何所愧雖使天
下知之亦足以明 二聖憂民之深為之改過不吝

今乃顧惜前議未肯曠然更張果於遂非難於遷善
臣實爲朝廷惜之然臣聞議者初建開河分水之
策其說有三其一曰御河湮滅失饋運之利其二曰
思與以非漲水爲害公私損耗其三曰河徙無常萬
一自虜界入海邊防失備凡其所以熒惑聖聰沮
難公議皆以三說藉口夫河決西流勢如建瓴引之
復東勢如登屋雖使三說可信亦莫如之何矣况此
三說皆未必然臣請得具言之昔大河在東御河自
懷衛經北京漸歷邊郡饋運旣便商賈通行今河旣
西流御河湮滅失此大利誰則不知天實使然人力

何及若議者能復澶淵故道則御河有可復之理今
河自小吳北行占壓御河故地雖使如議者之意自
北京以南折而東行則御河堙滅已一二百里亦無
由復見矣此御河之說不足聽一也河之所行利害
相半夏潦漲溢浸敗秋田濱河數十里爲之破稅此
其害也漲水旣去淤厚累尺宿麥之利比之他田其
收十倍寄居丘冢以避淫潦民習其事不甚告勞此
其利也今河水在西勢亦如此遠爲堤坊不與之爭
正得漢賈遜治河之意比之故道歲省兵夫梢芟其
數甚廣而故道已退之地桑麻千里賦役完復爲利

不貴安用逆天地之性移西流之憂爲東流之患哉此恩莫以北漲水爲害之說不足聽二也河昔在東自河以西郡縣與虜接境無山河之限邊臣建爲塘水以捍胡馬之衝今河旣西行則西山一帶胡馬可行之地已無幾矣其爲邊防之利不言可知然議者尚恐河復北徙則海口出虜界中造舟爲梁便於南牧臣聞虜中諸河自北南注以入于海蓋地形北高河無北徙之道而海口深浚勢無徙移臣雖非目見而習北方之事者爲臣言之大略如此可以遣使按視圖畫而知此河入虜界邊防失備之說不足聽三

也臣願以此三說質之議者則開河分水之說誠不足復爲矣又臣訪聞今歲四五月間河上役兵勞苦無告嘗有數百人持板築之械訪求都水使者意極不善賴防邏之卒擁拒而散盛夏苦役病死相繼使者恐朝廷知之皆於垂死放歸本郡斃於道路者不知其數若今冬放凍來歲春暖復調就役則意外之患復當如前臣不知朝廷何苦而不罷此役哉今建議之臣耻於不効而堅持之於上小臣急於利祿不顧可否隨而和之於下上下膠固以罔朝廷其間正言不避權要纔一二人耳然事非本職亦不

敢盡言臣以戶部休戚計在此河若復緘默誰當言者惟斷自聖心盡罷其議則天下不勝幸甚取進止

貼黃臣訪聞河北轉運司今年應副開河費用錢七萬三千餘貫糧十七萬餘石梢草一百五十二萬餘束方災傷之後極力剗刷先了河事後及經費極爲不易若使今年不興河役則上件錢糧梢草別將應副它事已自有餘深爲可惜雖已往之事不可復追而來年不可復使河北重遭此費

再論回河劄子

臣頃聞朝廷議罷回河來年當用役兵開河分水臣以爲天下財賦匱竭河朔災傷之後民力未復未堪此役輒奏言不便旣而採察衆議聞河北轉運使謝卿材到闕昌言於朝曰黃河自小吳決口乘高注下水勢奔快上流堤坊無復決怒之患而下流湍駛行於地中日益深浚朝廷若以河事付臣臣請不役一夫不費一金十年之間保無河患大臣以其異已罷歸本任而使王孝先俞瑾張景先三人重畫回河之計三人利在回河雖言其便而亦知其難成故於議狀之末復言若將來河勢變移乞免修河官吏

責罰都下洶洶傳笑以爲口實蓋回河之非斷可知矣然近日復聞內批降付三省如云若河流不復故道終爲河朔之患外廷疎遠不知此說信否然衆心憂懼深恐羣臣由此觀望不敢正言得失臣職在財賦憂責至深不敢畏避誅戮願畢陳其說方今回河之策中外講之熟矣雖大臣固執亦心知其非無以藉口矣獨有邊防一說事係安危可以竦動上下伸其曲說陛下深居九重羣言不得盡達是以遲遲不決耳昔真宗皇帝親征澶淵拒破契丹因其敗亡與結歡好自是以來河朔不見兵革幾百年矣陛下

下試思之此豈獨黃河之功哉昔石晉之敗黃河非不在東而祥符以來非獨河南無虜憂河北亦自無兵患由此觀之交接夷狄顧德政何如耳未聞逆天地之性引趨下之河升積高之地興莫大之役莫不可成之功以爲設險之計者也昔李垂孫民先等號知河事嘗建言乞道河西行復禹舊迹以爲河水自西山北流東赴海口河北諸州盡在河南平日契丹之憂遂可無慮今者天祚中國不因人力河自西行正合昔人之策自今以往北岸決溢漸及虜境雖使異日河復北徙則虜地日感吾土日紓其爲憂患正

在契丹耳而大臣過計以爲中國之懼遂欲罄竭民
力導河東流其爲契丹謀則多爲朝廷慮則疎矣議
者或謂河入虜境彼或造舟爲梁長驅南牧非國之
利臣聞契丹長技在於鞍馬舟楫之利固非所能且
跨河繫橋當先兩岸進築馬頭及伐木爲舡其功不
細契丹物力寡弱勢必不能就使能之今兩界修築
城柵比舊小增輒移文詰問必毀而後已豈有坐視
大役而不能出力止之乎假設虜中遂成此橋黃河
上流盡在吾地若沿河州郡多作戰艦養兵聚糧順
流而下則長艘巨纜可以一炬而盡形格勢禁彼將

自止矣臣竊怪元老大臣久更事任而力陳此說意
其謀已出口重於改過而假此不測之憂以取必於
朝廷耳不然豈肯於天下困弊河朔災傷之後役數
十萬夫費數千萬物料而爲此萬無一成之功哉夫
大役旣興勢不中止預約功料有少無多官不獨辦
必行科配官出其一民出數倍公私費耗必有不可
勝言者矣苟民力窮竭事變之出不可復知飢餓相
逼必爲盜賊昔秦築長城以備胡城旣成而民叛今
欲回大河以設嶮臣恐河不可回而民勞變生其計
又出秦下異日雖欲悔之不可得也 陛下數年以

來休養民物如恐傷之今河已安流契丹無變而強
生瘡痍以擾之非計之得也故臣願陛下斷之於
心罷此大役唯留神察之自河決小吳於今九年不
爲不久矣然虜情恭順與事祖宗無異陛下誠
重違大臣姑復以三年觀之事久情見大臣之言與
天下公議可以坐而察也臣不勝區區憂國之誠干
犯斧鉞死無所避取進止

貼黃 朝廷雖已遣范百祿趙君錫出按回河利
害然大臣方持其議事勢甚重中外誰不觀望風
旨百祿等雖近侍要官臣不敢保其不爲身謀能
以實告也故不避再瀆復爲此奏非陛下斷之
於心天下之憂未知所底也

三論回河劄子

臣近者聞有內批降付三省言黃河若不復故道終
爲河北之患初聞此旨中外無不驚愕以爲黃河西
行已成河道大臣橫議欲壅令復東異同之論方相
持未決而此旨復降臣下觀望誰敢正言方衆心
疑之際旋聞復有聖旨收入前降批語群臣釋然
咸知陛下虛已無心欲來公議深得古先聖王改
過不吝之美正人端士始有樂告善道之意然臣竊

聞近又降敕以北京封椿京東新法鹽錢三十五萬貫指揮河北收買開河梢草繼又商量調發來歲開河役兵二事既出中外復疑何者 朝廷近遣范百祿等按行河事利害若開河之議可行無疑則安用遣使若猶遣使則開河之議尚在可疑今使未出門而一面收買梢草調發役兵則是明示必開之形欲令使者默喻欲開之旨臣雖愚暗竊恐非 陛下虛已無心欲來公議之意也伏乞速降指揮收回買梢發兵二事使范百祿等明知 聖意無所偏係得以盡心體量不至阿附大臣以誤國計今中外財賦匱竭見錢最爲難得新法鹽錢雖不屬戶部要是百姓膏血不可輕用况河北災傷之餘明年大役決不可興雖如今歲止用役兵如臣前奏所言役苦財傷爲害已甚將來若范百祿等以開河爲便猶當計校利害寬展歲月調兵買梢皆非今歲所急若范百祿等以開河爲不便則聚兵積梢梢草輕脆稍經歲月化爲糞壤皆非計也况所用梢草動計千萬一時收買價必踴貴若止令和買則所費不訾必非止三十五萬貫可了若令配買則河北災傷之餘民間大有陪備或生意外之患不可不慮也臣受 聖恩至深至

厚位下力微竊不自量再三千與國論罪當萬死不
敢逃避取進止

乞裁損浮費劄子

臣等竊見本部近編成元祐會計錄大抵一歲天下
所收錢穀金銀幣帛等物未足以支一歲之出今在
藏庫見錢費用已盡去年借朝廷封樁末鹽錢一
百萬貫以助月給舉此一事則其餘可以類推矣臣
等聞古者制國之用必量入爲出使三年耕必有一
年之食故三十年之間而九年之畜可得而備也今
者文武百官宗室之蕃一倍皇祐四倍景德班行選

人胥吏之衆率皆廣增而兩稅征商權酒山澤之利
比舊無以大相過也昔祖宗之世所入旣廣所出
旣微則用度饒衍理當然爾今時異事變而奉行舊
例有加無損今日天下已困弊矣若更數年加之以
飢饉因之以師旅其爲憂患必有不可勝言者臣等
備位地官與聞朝廷大計而喑默不言異日雖被
誅戮何補於事故臣等願及今日明勅本部取見今
朝廷政事應干費用錢物者隨事着詳量加裁損使
多不至於傷財少不至於害事二聖以身率之大臣
以身行之使天下曉然皆知事之當然而非朝廷

有所靳惜則誰不信伏昔治平熙寧之間因時立政凡改官者自三歲而爲四歲任子者自一歲一人而爲三歲一人自三歲一人而爲六歲一人宗室自袒免以上漸殺恩禮天下晏然莫以爲言此則今日之成法也臣等伏乞檢會寶元慶曆嘉祐故事於本部置司選擇近臣共議其事嚴正近限責以實效法度一成數歲之後費用有節府庫漸充傳之無窮久而不弊則其於 聖德實非小補也臣等愚拙不能修明職業以廣財賦冒昧獻言罪當萬死取 進止 貼黃勘會頃降 朝旨令本部裁減浮費前後所

減三十餘事率皆浮費之小者然所減已約及二十餘萬貫不爲無補今若事無大小並量行參酌裁損則其爲利必大伏乞 聖慈早賜施行

論侯備少欠酒課以抵當子利充填劄子

臣竊見今月二十二日敕滑州韋城縣百姓侯備少欠酒務課利等錢特許將子利並充欠數已拘收抵當契書依舊在官仍許納錢收贖所欠課利等錢與均作七年送納仍免差人監催餘人不得援例臣竊以民間欠負合催合放皆有條法上下共守凡有寬貸皆先經戶部勘當於法無礙然後施行未有如侯

備之比直自 朝廷批下聖旨更不問條法可否一
面行下仍令衆人不得援例者本部官吏皆竊疑怪
不敢奉行深恐此令一行應于欠負之家皆懷不平
之意已具狀申尚書省乞 朝廷裁酌施行去訖臣
今竊聞侯備係 皇太妃親戚二聖篤於恩愛特為
降此指揮踈賤之臣不當更有論奏然臣職在右曹
專掌坊場法度 祖宗條約當與天下共之不宜以
宮禁之私輒有撓敗臣恐此門一啓宮中遞相扳援
其漸可畏臣若失職不舉其罪大矣竊惟 皇太妃
供養二宮動循禮法外廷雖踈未聞有過差之事今

侯備所欠不過萬數千緡耳若以私親之故出捐金
帛以濟其急下足以存骨肉之恩上足以全 祖宗
之法天下傳誦無復間言公法既完國勢增重其於
太妃盛德亦非小補也臣不勝區區守法愛君之心
欲乞追還前命使天下明知 朝廷不以私愛害公
義干冒鈇鉞俯伏待罪取 進止

貼黃契勘人戶承買場務如有拖欠官錢已拘收
抵當在官其所收子利自合納官兼拘收抵當亦
合依條出賣今所降聖旨有此違礙

再論裁損浮費劄子

臣等近奉敕裁減冗費上自宗室貴近下至官曹胥吏旁及宮室械器凡無益過多之用皆得量事裁減唯獨宮掖浮費名件不少有司不得盡見未敢輒議竊見近降詔書以方將裁損入流以清取士之路遂命今後每遇聖節大禮生辰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所得恩澤並四分減一欲以身先天下詔書既出中外臣庶皆知聖明以私徇公至有感激涕泣者臣等仰測聖意克己爲人無所不可其於損宮掖浮費與裁損私門恩澤何異然而至今未見施行者蓋有司失於建明則臣等之罪也謹按寶元二

年嘗命近臣詳定裁損冗費時諫官韓琦建言請令三司取入內內侍省并御藥院內東門司先朝及今來賜予支費之目比附酌中減省其無名者一切罷去時有詔禁中支費只令入內內侍省御藥院內東門司相度減省報詳定所其臣僚支賜卽許會問入內內侍省等處施行及慶曆元年又詔入內內侍省等處取先帝時帳籍比較近年內中用度之數以聞是時所損浮費數目極多爲益不細臣等欲乞陛下推廣前日減省恩澤已行之心仰法寶元慶曆祖宗已試之效使天下明知陛下節用裕民自宮

禁始則凡有裁損誰不心服臣等不勝區區干犯鈇鉞取進止

翰林學士論時事八首

論黃河必非東決劄子 元祐四年八月初十日

臣去歲領戶部右曹以財賦不足而開河之議不決河北費用不貲曾三上章論河流西行已成河道而孫村以東故道高仰勢決難行是時大臣之議多謂故道可開西流可塞 朝廷因遣范百祿趙君錫親行相度以人情論之符合大臣則易為言違背大臣則難為說而百祿等既還皆謂故道不可開而西流

不可塞何者地形高下可指而知水性避高趨下可
以一言而決故百祿等不敢蒙昧 朝廷希合權要

效其誠說而致之陛下陛下亦知其言明白信而行之中外公議皆以為當今自夏秋之交暑雨頻併河流暴漲出崖由孫村東行以理言之蓋河上每歲常事耳而都水監勾當公事李偉與河埽使臣因此張皇申報以分水為名欲因發回河之議都水監從而和之亦以僥倖欲成回河之役臣竊以為此輩類多小人不知遠慮河若安流則無以興起功役功役不起則此輩差遣請受不可僥求惟有河事一興則求

無不可而况大臣以其符合已說樂聞其事乎臣竊聞見今河道西行孫村側左大約入地二丈以來而見今申報漲水出崖由新開口地東入孫村不過六七尺欲因六七尺漲水而奪入地二丈河身雖三尺童子知其難矣然朝廷遂為之遣都水使者興兵功開河道進鋸牙欲約之使東今方河水盛漲其西行河道若不斷流則遏之東行實同兒戲昔鯀堙洪水汨陳五行逆天地高下之性九載而功不成鯀以殛死今一河雖小而河朔百萬生靈安危所係柰何不計利害而輕動之哉臣願陛下急命有司且徐

觀水勢所向依累年漲水舊例因其東溢引入故道以舒北京朝夕之憂其故道堤坊壞缺之處略加修完免其決溢而已至於開河進約等事一切不得與功仍不許奏辟官吏調發夫役候河勢稍定然後議之不過一月之後漲水既落則西流之勢決無移理而羣小妄說不攻自破矣若不待水勢稍定倉猝之間即行應副大役一起小人既得差遣請受因緣生事勢難禁止則河北之患有不可知者矣臣兄軾前在經筵因論黃河等事為衆人所疾迹不自安遂求引避臣今出位而言正與兄軾無異然不忍朝廷

莫大之害而舉朝臣僚懲創前事無有一人為陛下
 下言者是以不能自已狂愚率易伏俟誅譴取進止
 貼黃訪聞孫村出崖漲水今已斷流河上官吏未
 肯奏知 朝廷臣乞特降 聖旨差不干礙官司
 體量聞奏

乞罷修河司劄子 元祐五年二月十三日上

臣於去年嘗言 於孫村出崖東

流本非東決 大臣欺罔朝聽

欲因此塞斷北流東復 今年春首

興起大役臣竊疾之是以不避煩瀆越職獻言以為

河北生靈連歲災傷不宜輕有舉動乞 陛下斷之

於心力止其事是時大臣固執前議天聽高遠言不

能回臣尋被命出使契丹道過河北見州縣官吏訪

以河事皆以目相視不敢正言及今年正月還自虜

中所過吏民方舉手相慶皆言近有朝旨罷回河大

役命下之日北京之人驩呼鼓舞以為二聖明見千

里之外雖或巧為障蔽而天日所照卒無能為惟減

水河役遷延不止耗蠹之事十存四五民間竊議意

大臣業已為此勢難遽回既為聖鑒所臨要當迺遷

盡罷今月六日果蒙 聖旨以旱災為名權罷修黃

河候今秋取旨大臣覆奏盡罷黃河東北流及諸河
功役民方憂旱皇皇之際聞命踴躍實荷 聖恩然
臣竊詳 聖旨不謂減水河必不可開而託名旱災
曲全大臣不欲明指其過而大臣復請遍罷諸河以
蓋獨罷減水之迹上下相蒙體實未便何者北流堤
坊積歲不治近來南宮宗城等處決溢皆由堤坊怯
薄夏秋水漲勢不能支都水官吏竊幸其事因以爲
回河減水之說既不依常理與功貼築甚者又大計
閉塞決口功料以形比孫村回河之費意謂彼此費
用相若則孫村之役不爲過當由此北流之患漫不

禁止臣昨過瀛深洛等州界吏民皆言今年若不治
堤數州之民受害尤甚至於東流故道地勢積高必
不可復所開減水河雖不開掘每歲漲水必由此行
歲歲淤高往事可驗縱復開掘深廣河淤一上勢不
復存於此施功顯是在費國力而捨彼爲此欺罔可
知然臣之所憂非特在此何者河流之不可復東若
使上下誠有不知悞興大役雖傷財害民爲患不小
而事有過誤於君臣之間逆順之際未爲大不便也
今者大臣之議違衆悖理決不可爲而協力主張膠
固爲一去歲所罷今歲復行順之者任用違之者斥

去雖被 聖旨猶復遷就以便其私 陛下之言上合天意下合民心因水之性功力易就天語激切中外聞者或至泣下而大臣奉行不得其半由此觀之則是大臣所欲雖害物而必行 陛下所爲雖利民而不聽至於委曲回避巧爲之說僅乃得行君權已奪國勢倒植臣所謂君臣之間逆順之際大不便者此事是也董仲舒有言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今 陛下既得其所聞知然未能尊而行之臣恐群臣顧望有不爲 陛下用者矣故臣願陛下有所不知知之必行有所不行之必盡黃河

既不可復回則先罷修河司只令河北轉運司盡將一道兵功修貼北流堤岸罷吳安持李偉都水監差遣正其欺罔之罪使天下曉然知聖意所在如此施行不獨河事就緒天下臣庶自此不敢以虛誑欺朝廷弊事庶幾漸去矣臣待罪翰苑身無言責冒昧納忠譏訶貴近罪合萬死然念頃自初任知縣蒙二聖非次拔擢首尾五年叨在禁近恩德深重群臣少比臣而不言天下無敢言者矣斧鉞之誅所不敢避取進止

貼黃訪聞修河司承受內臣鄭居簡近爲黃河故

帳前館伴王師儒謂臣轍聞常服伏苓欲乞其方蓋臣轍嘗作服伏苓賦必此賦亦已到北界故也臣等因此料本朝印本文字多已流傳在彼其間臣僚章疏及士子策論言朝廷得失軍國利害蓋不為少兼小民愚陋惟利是視印行戲褻之語無所不至若使盡得流傳北界上則洩漏機密下則取笑夷狄皆極不便訪聞此等文字販入虜中其利十倍人情嗜利雖重為賞罰亦不能禁惟是禁民不得擅開板印行文字令民間每欲開板先具本申所屬州為選

有文學官二真據文字多少立限看詳定奪

不犯上件事節方得開行仍重立擅開及看詳

不實之禁其今日前已開本仍委官定奪有涉

上件事節竝令破板毀棄如一集中有犯只毀所犯之文不必毀全

集看詳不實亦準前法如此庶幾此弊可息也

一臣等竊見北界別無錢幣公私交易並使本朝

銅錢沿邊禁錢條法雖極深重而利之所在勢

無由止本朝每歲鑄錢以百萬計而所在常患

錢少蓋散入四夷勢當爾也謹按河北河東陝

西三路土皆產鐵見今陝西鑄折二鐵錢萬數

極多與銅錢並行而民間輕賤鐵錢鐵錢十五
僅能比銅錢十而官用鐵錢與銅錢等緣此解
鹽鈔法久遠必敗河東雖有小鐵錢然數目極
少河北一路則未嘗鼓鑄臣等嘗聞議者謂可
於三路並鑄鐵錢而行使之地止於極邊諸州
極邊見在銅錢並以鐵錢兌換般入近裏州軍
如此則雖不禁錢出外界而其弊自止矣伏乞
下戶部令遍問三路提轉安撫司詳講利害如
無窒礙乞早賜施行惟河東路極邊數郡訪聞
每歲秋成必假銅錢於北界人戶收糴乞令相

度若以紬絹優與折博有無不可此計若行爲
利不小

二論北朝政事大畧

臣等近奏敕差克北朝皇帝生辰國信使尋已具語
錄進呈訖然於北朝所見事體亦有語錄不能盡者
恐 朝廷不可不知謹具三事條列如左

一北朝皇帝年顏見今六十以來然舉止輕健飲
啗不衰在位既久頗知利害與 朝廷和好年
深蕃漢人戶休養生息人人安居不樂戰鬪加
以其孫燕王幼弱頃年契丹大臣誅殺其父常

有求報之心故欲依倚漢人託附本朝爲自固之計雖北界小民亦能道此臣等過界後見其臣僚年高曉事如接伴耶律恭燕京三司使王經副留守邢希古中京度支使鄭顥之流皆言及和好咨嗟嘆息以爲自古所未有又稱道北朝皇帝所以館待南使之意極厚有接伴臣等都管一人未到帳下除翰林副使送伴副使王可離帳下不數日除三司副使皆言緣接伴南使之勞以此觀之北朝皇帝若且無恙北邊可保無事惟其孫燕王骨氣凡弱瞻視不正不逮其祖雖心似向漢未知得志之後能彈壓蕃漢保其祿位否耳

一北朝之政寬契丹虐燕人蓋已舊矣然臣等訪聞山前諸州祇候公人止是小民爭鬪殺傷之獄則有此弊至於燕人強家富族似不至如此契丹之人每冬月多避寒於燕地收放住坐亦止在天荒地上不敢侵犯稅土兼賦役頗輕漢人亦易於供應惟是每有急速調發之政卽遣天使帶銀牌於漢戶須索縣吏動遭鞭笞富家多被強取玉帛子女不敢愛惜燕人最以爲苦

兼法令不明受賕鬻獄習以爲常此蓋夷狄之
常俗若其 朝廷郡縣蓋亦粗有法度上下維
持未有離析之勢也

一北朝皇帝好佛法能自講其書每夏季輒會諸
京僧徒及其羣臣執經親講所在修蓋寺院度
僧甚衆因此僧徒縱恣放債營利侵奪小民民
甚苦之然契丹之人緣此誦經念佛殺心稍悛
此蓋北界之巨蠹而中朝之利也

右謹錄奏 聞乞賜省閱亦足以見隣國向背得失
情狀取 進止

三乞罷人從內親從官

臣等近奉使北朝竊見每番人從內各有親從官二
人充牽橐官訪聞自前牽橐官竝只是宣武長行不
差親從官止於近歲始行差充緣親從官多係市井
小人既差入國自謂得以伺察上下入界之後恣情
妄作都轄以下望風畏避不敢誰何雖於使副亦多
蹇傲夷狄窺見於體不便昨來左番有李寔一名見
作過犯已送雄州枷勘施行緣選差使副責任不輕
謂不須旁令小人更加伺察况已有譯語殿侍別具
語錄足以關防欲乞今後遣使其牽橐官依舊只差

宣武長行更不差親從官取 進止

四乞隨行差常用大車

臣等近奉使北朝每番於車營務差到車六兩般載官司合用諸物其車多是低小脆惡纔行一兩程即致損壞泐路不輟修完僅能到得雄州極爲不便蓋爲國信內有鞍轡等匣舊例不得使常用大車須得別準備此車專充入國旣居常不使風雨暴露積久損爛臨時差撥但取數足致有此弊竊見每歲接送伴北使只使常用大車頗極牢壯今若令入國亦只選差常用大車四乘令勾當使臣等自辦篋竹於車

箱前後夾縛安置諸匣別無不便免使泐路修車煩擾州縣極爲穩便取 進止

五乞立差馬及駝日限

臣等近奉使北朝竊見一行所用馬及橐駝並於太僕寺及駝坊差撥檢會條貫俱未有差撥日限由此妨監公人例於使副臨起發日然後差撥蓋逐坊監多有病患駝馬本處避見倒死科較利在臨時差撥蓋逐坊監多有病患駝馬本處避見倒死退換以此入界之後經涉苦寒嶮遠多致倒死有誤使事欲乞今後所差入國駝馬並於起發半月以前差定仍卽

時關報使副令看驗揀擇取進止

爲旱乞罷五月朔朝會劄子

元祐五年四月

臣伏見去冬無雪今歲春夏時雨絕少二麥不收秋種未入旱勢闊遠歲事可慮伏惟太皇太后陛下

皇帝陛下聖心焦勞請禱備至發倉粟留上供米以救飢饉苟可利民無所愛惜而天意未回旱氣日甚臣竇憂之竊惟古之明君遇災恐懼內旣竭其誠心嗇用勸分以濟民厄外必避殿減膳廣求直言以荅天意今二聖旣勤其內而外事未修五月之旦將御文德朝群臣臣恐九重之秘憂懼之實民莫得知徒

見陛下晏然坐朝臨御大衆民愚無知或謂陛下下不畏天災不卹民瘼人心一疑天意弗順以此救旱所損大矣臣愚伏願陛下舉行祖宗故事明詔有司罷朔會避正殿損常膳令百官吏民皆得上封事指陳時政闕失如此施行雖未得雨而人知陛下寅畏天戒不吝改過群情悅伏神亦將助以此救旱非小補也近日執政大臣雖曾奏乞解罷職任以答天變而所請未力無益於事今若陛下旣自引咎則大臣勢難獨止雖未可遽從若且例降一官竢得雨而復君臣協心災庶可止臣備位禁林心有

所見不敢緘默或加采納乞不出臣此章只作聖意
行下於體尤便取 進止

樂城集卷之四十三

宋 西蜀蘓轍子由 著

明 東吳王執禮子敬 校

御史中丞論時事一十二首

乞舉御史劄子

臣以空疎備位執法當得僚佐以助不逮竊見兩院
御史止三人而兩人辭免未入不獨言者寡少於
朝廷得失有所不盡而六察所治事務至煩力有不
及則百司怠廢頃者員缺不補動經歲月衆論莫不
疑怪臣竊見唐制臺官皆大夫中丞自辟有不由此

除授敕命雖行皆拒而不納至本朝雖稍損其舊然亦必令本臺與兩制分舉而人才自擇其可者用之初無執政用人之法也然人才之難非獨今日故自唐太宗以來兼設監察裏行以待資淺之士而祖宗舊制亦許用京朝官知縣以上立法稍寬易於應格近日舉法須得實歷通判一考人物衰少莫甚於今而獨於言事官重為艱阻實未允當臣頃在內外制見每有詔下同列相視患無合格可舉之人所舉既上又多不用却於前任臺官中推擇任使雖云舊人不免出自執政所可殊失祖宗博舉之意

臣今欲乞命詔本臺及兩制依放舊制舉升朝官初任通判以上或第二任知縣通判以上及知縣人所舉各半從聖意選擇補足見闕仍依舊置監察裏行所貴祖宗選任臺官舊法不至墮壞而綱紀之地易於得人亦免遺曠取進止

薦呂陶吳安詩劄子

臣今月二十四日面奏司馬康久病諫官闕人乞早賜選擇除授尋奉聖旨只為難得人臣退而思之知人之難莫如已試之驗竊見前左司諫呂陶右司諫吳安詩昔任言責知無不言雖各曾罷去並不緣

過惡同時臺諫已斥復用者迄今已遍惟陶以言韓維不公韓氏黨與強盛爲衆所疾安詩以言王讜進用不當讜連姻權勢無由復進質之公議皆謂不平若蒙 聖恩還付舊職俾得盡心圖報必有可觀方今臺諫並闕臣雖備位執法才短無助深恐言職曠弛無補 聖明謹采衆論冒昧塵獻乞更加採察特賜錄用不勝幸甚取 進止

乞罷熙河修質孤勝如等寨劄子

臣伏見西夏輕狡屢臣屢叛爲患莫測昨與延安商量地界遷延不決捨歸本國招之不至邊人之議始謂地界自此不可復議而坤成賀使亦當不至矣今者天誘其衷使者旣已及境而地界復議如故方其未遽告絕招懷之計猶可復施此實中國之利也然臣恐 朝廷忽而不慮不於今日窮究端由窒其釁隙必俟邊患旣起而後圖之則無及矣臣聞熙河近日創修質孤勝如二堡侵奪夏人御莊良田又於蘭州以北過河二十里議築堡寨以廣斥候夏人因此猜貳不受約束其怨毒邊吏不信 朝廷不言可見矣徒以歲賜至厚和市至優是以勉修臣節其實非德我也使之稍有便利豈肯帖然不作過哉何者中

國既失大信則夷狄不可復責故也臣竊惟朝廷之於西夏棄捐金帛割裂疆土一無所愛者累年于茲矣而熙河帥臣與其將吏不原朝廷之心徼求尺寸之利妄覲功賞以害國事深可疾也頃年熙河築西關城聲言次築龕谷鬼章疑懼遂舉大兵攻擾一路瘡痍至今未復今既城質孤勝如其勢必及龕谷夏人驚疑正與鬼章事同由此言之則曲在熙河非夏人之罪也夫蘭州之爲患所從來遠矣昔先帝分遣諸將入界李憲當取靈武畏怯不敢深入遂以此州塞責自是以來築城聚兵完械積粟勞費天

下動以千萬爲計議者患之久矣好事之臣因此講求遺利以爲金城本漢屯田舊地田極膏腴水可灌溉不患無食患在不耕不患不耕患無堡障凡西關龕谷質孤勝如與過河築城皆所以爲堡障也從來熙河遣兵侵耕此地皆爲夏人所殺况於築堡致寇無疑而朝廷恬不爲怪坐視邊釁之啓深可惜也夫蘭州不耕信爲遺利矣若使夏人背叛則其爲患比之不耕蘭州何翅百倍故臣以爲朝廷當權利害之重輕有所取捨况蘭州頃自邊患稍息物價漸平比之用兵之時何止三分之一若能忍此勞費

歲月徐觀間隙竅夏人微弱決不敢爭乃議修築如此施行似爲得策臣不知邊臣何苦而爲此忽忽也昔唐明皇欲取吐蕃石堡城隴右節度使王忠嗣名將也以爲頓兵堅城費士數萬然後可圖恐所得不壽所失請厲兵馬待釁取之帝意不快忠嗣由此得罪其後帝使哥舒翰攻拔之雖開屯田獲軍實不爲無補而士卒歿亾畧盡皆如忠嗣之言唐史以爲深戒此則今日之龜鑒也若朝廷不用臣言臣料夏人久必復叛用兵之後不免招來其爲勞耻必甚今日敵人強梁則畏之敵人柔伏則陵之恐非大國之

體也惟

陛下留神省察取

進止

貼黃臣聞朝廷欲遣孫路以點檢弓箭手爲名因商量熙河界至臣觀孫路昔在熙河隨李憲等造作邊事由此蒙朝廷擢用深恐路狃習前事不以夏人逆順利害爲心而妄圖蘭州小利以失國家大計伏乞明賜戒敕若因界至生事別致夏人失和勞民蠹國罪在不赦

薦林豫劄子

臣竊見天下久安士人不試才者無以自見緩急之際朝廷不知所用昔漢丞相王嘉憂世乏人嘗上

書言前蘇令起爲盜欲遣大夫問狀時見大夫無一
使者召蓋屋令尹逢拜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材
能者甚少宜畜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
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 朝廷也臣以不才竊位以
爲侍從近臣誠及今閒暇各舉所知 朝廷得以稍
加優異則緩急宜有所補臣竊見右通直郎林豫吏
幹強敏長於應變所至可紀初任泉州惠安尉以選
捕獲尤溪強劫賊二十四人蒙恩轉三官次任簽書
亳州判官復以選捕楚州漣水羣盜又獲三十八人
累減六年磨勘仍不依名次指射差遣觀其措置方

略頗得古人用兵之意若蒙 朝廷拔擢更加試用
宜有可觀今世智策之士不可多得若令吏部隨例
注授碌碌於外異日欲有使令不若素養之爲善也
臣不勝區區採擇衆善以補萬一取 進止
乞分別邪正劄子

臣竊見元祐以來 朝廷改更弊事屏逐羣枉上有
忠厚之政下無聚斂之怨天下雖未大治而經今五
年中外帖然莫以爲非者惟姦邪失職居外日夜窺
伺便利規求復進不免百端游說動搖貴近臣愚竊
深憂之若 陛下不察其實大臣惑其邪說遂使忠

邪雜進於朝以示廣大無所不容之意則米炭同處必至交爭薰蕕共器又當遺臭 朝廷之患自此始矣昔聖人作易內陽外陰內君子外小人則謂之泰內陰外陽內小人外君子則謂之否蓋小人不可使在 朝廷自古而然矣但當置之於外每加安存使無失其所不至忿恨無聊謀害君子則泰卦之本意也昔東晉桓溫之亂諸桓親黨布滿中外及溫歿謝安代之爲政以三桓分泄三州彼此無怨江左遂安故晉史稱安有經遠無競之美然臣竊謂謝安之於桓氏亦用之於外而已未嘗引之於內與之共政也

向使安引桓氏而寘諸朝人懷異心各欲自行其志則謝安將不能保其身而况安 朝廷乎頃者一二

大臣專務含養小人爲自便之計既小人內有所至故蔡確邢恕之流敢出妄言以欺愚惑衆及確恕被罪有司懲前之失凡在內臣僚例蒙摧沮盧秉何正臣皆身爲待制而明堂薦子止得選人蒲宗孟曾布所犯明有典法而降官褫職唯恐不甚明立痕迹以示異同爲 朝廷歛怨此二者皆過矣故臣以爲小人雖決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事各隨所長無所偏廢寵祿恩賜常使彼此如一無迹可

指此 朝廷之至計也近者 朝廷用鄧溫伯爲翰
林承旨而臺諫雜然進言指爲邪黨以謂小人必由
此彙進臣嘗論溫伯之爲人粗有文藝無他大惡但
性本柔弱委曲從人方王珪蔡確用事則願指如意
及司馬光呂公著當國亦脂韋其間若以其左右附
麗無所損益遇便流轉緩急不可保信誠不爲過也
若謂其懷挾姦詐能首爲亂階則甚矣蓋臺諫之言
溫伯則過至爲 朝廷遠慮則未爲過也故臣願
陛下謹守元祐之初政久而彌堅慎用左右之近臣
毋雜邪正至於在外臣子一以恩意待之使嫌隙無

自而生愛戴以忘其死則垂拱無爲安意爲善愈久
而愈無患矣臣不勝區區博采公議而效之左右伏
乞宣諭大臣共敦斯義勿謂不預改更之政輒懷異
同之心如此而後 朝廷安矣取 進止

論執政生事劄子

臣聞宰相之任所以鎮安中外安靖 朝廷使百官
皆得任職賞罰各當其實 人主垂拱無爲以享承
平之福此真宰相職也臣竊見近者執政進擬鄧溫
伯爲翰林學士承旨除命一下而中書舍人不肯撰
詞給事中封還 詔書御史全臺兩省諫議皆力言

其不可議論洶洶經月不定而執政之意確然不回
溫伯既仍舊就職而言者並獲美遷質之公議皆不
曉其故若謂執政誠是耶則給舍臺諫並係所選豈
其皆非若以論者誠非耶則不加黜責並獲優寵進
退無據是以公議皆謂 朝廷自知其非但重於改
作而已今者謗議未息又復進擬禮部侍郎陸佃兵
部侍郎趙彥若權本部尚書中書舍人二人復相次
封還陸佃之命臣竊惟此二事本非 朝廷急切之
務勢須必行者也上既不出於人主下又不起於有
司皆由執政出意用人致此紛爭內則 皇帝陛下

太皇太后陛下厭於煩言焦勞彌月下則侍從要
司失其舊職綱紀廢壞至於賞罰顛倒頃所未聞臣
不知爲政如此得爲鎮安中外安靖 朝廷者乎頃
者許晉侍郎闕人 朝廷始擢用諸卿監爲權侍郎
蓋以不權侍郎則本曹公事闕官發遣如禮兵諸部
事臣間少雖無侍郎但責郎官亦自可了况侍郎既
具而復權尚書此何說也若謂侍郎久次當遷尚書
臣不知尚書久次當遂遷執政乎此則爲人擇官而
非爲官擇人之意也臣待罪執法竊慮 聖意未經
究察但見執政歷詆有司而自伸其意使羣臣無由

自明今後更有如此等事無敢守法為 陛下明白
是非者是以區區獻言不覺煩瀆罪當萬死取 進
止

論言事不當乞明行黜降劄子

臣聞孟子有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
不得其言則去故 祖宗朝凡任臺諫言而見聽則
居職言而不用則黜罷理之必至前後悉然惟有去
年臺諫論回河不當言既不從而言者皆獲美遷今
年復論鄧溫伯不可任翰林承旨言既不效而言者
亦並進職雖人臣迫於朝命黽勉就位而中外觀望

不知曲直所在為損不細誠使 朝廷偶有過舉聞
善而改適足以增開納之光其或言者論事不當據
法罷免亦足以示進退之公今者不辨是非一加進
擢 朝廷則負諱過便私之毀臣下則被苟簡懷祿
之非風俗漸成士節陵替載之史冊不為美事臣今
待罪執法才力疲頓何能發明然在職思憂不敢不
勉若所言中理望 陛下力賜 主張行之無吝一
有不當亦乞明加流竄以懲妄言惟乞勿為隱忍包
含之計使臣 主俱受其謗不勝幸甚取 進止
再論分別邪正劄子

臣今月二十三日延和殿進呈劄子論君子小人不可金處 朝廷因復口陳其詳以瀆 天聽竊觀 聖意類不以臣言為非者然 天威咫尺言詞迫遽有所不盡退伏思念若使邪正並進皆得與聞國事此治亂之機而 朝廷所以安危者也臣誤蒙 聖恩典司邦憲臣而不言誰當救其失者謹復稽之古今考之聖賢之格言莫不謂親近君子斥遠小人則人主尊榮國家安樂疏外君子進任小人則人主憂辱國家危殆此理之必然而非一人之私言也故孔子論為邦則曰放鄭聲遠佞人子夏論舜之德則曰

舉臯陶不仁者遠論湯之德則曰舉伊尹不仁者遠諸葛亮戒其君則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前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凡典冊所載如此之類不可勝紀至於周易所論尤為詳密皆以君子在內小人在外為天地之常理小人在內君子在外為陰陽之逆節故一陽在下其卦為復二陽在下其卦為臨陽雖未盛而居中得地聖人知其有可進之道一陰在下其卦為姤二陰在下其卦為遯陰雖未壯而聖人知其有可畏之漸若夫居天地之正得陰陽之和者惟泰而也泰之為象三陽在內三

陰在外君子既得其位可以有爲小人奠居於外安而無怨故聖人名之曰泰泰之言安也言惟此可以久安也方泰之時若君子能保其位外安小人使無失其所則天下之安未有艾也惟恐君子得位因勢陵暴小人使之在外而不安則勢將必至反覆故泰之九三則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竊惟聖人之戒深切詳盡所以誨人者至矣獨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之於內以自遺患者也故臣前所上劄子亦以謂小人雖決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務各隨所長無所偏廢寵祿恩賜彼此如一無迹可指如此而已若遂引而寘之於內是猶畏盜賊之欲得財而導之於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以坳牧天下無此理也且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耻擊之難去君子潔身重義知道之不行必先引退故古語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蓋謂此矣昔先皇帝以聰明聖智之資疾頽靡之俗將以綱紀四方追迹三代今觀其設意本非漢唐之君所能髣髴也而一時臣佐不能將順聖德造作諸法率皆民所不悅及二聖臨御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

忻慰當此之際。先朝用事之臣皆布列於朝。自知上逆。天意下失。民心徬徨。踧踖若無所措。朝廷雖不斥逐其勢。亦自不能復留矣。尚賴二聖慈仁。不加譴責。而宥之於外。蓋已厚矣。今者政令已孚。事勢大定。而議者惑於浮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欲以此調亭其黨。臣謂此人若返。豈肯徒然而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而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蓋自熙寧以來。小人執柄二十年矣。建立黨與。布滿中外。一旦失勢。晞覬者多。是以創造語言。動搖貴近。脇之以禍。誘之以

利。何所不至。臣雖不聞其言。而鑿可料矣。聞者若又不加審察。遽以爲然。豈不過甚矣哉。臣聞管仲治齊。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諸葛亮治蜀。廢廖立。李嚴爲民徙之。邊遠久而不召。及亮歿。二人皆垂泣。思亮夫駢立嚴三人者。皆齊蜀之貴臣也。管葛之所以能戮其貴臣而使之無怨者。非有他也。賞罰必公。舉措必當。國人皆知其所與之。非私而所奪之。非怨。故雖仇讎。莫不歸心耳。今臣竊觀朝廷用捨施設之間。其不合人心者尚不爲少。彼旣中懷不悅。則其不服固宜。今乃直欲招而納之。以平其隙。臣

未見其可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陛下誠以異同反覆爲憂惟當久任才性忠良識慮明審之士但得四五人常在要地雖未及臯陶伊尹而不仁之人知自遠矣故臣願 陛下斷自 聖心不爲流言所惑毋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旣待罪執法若見用人之失理無不言言之不從理不徒止如此則異同之迹亦復著明不若 陛下早發 英斷使彼 此泯然無迹可見之爲善也臣受 恩深重輒敢先事獻言罪合萬死取進止

再論熙河邊事劄子

臣近以熙河帥臣范育與其將吏种誼种朴等妄興邊事東侵夏國西挑青唐二難並起釁故莫測乞行責降至今未蒙施行臣已別具論奏臣竊復思念熙河邊釁本由誼朴狂妄覬幸功賞今育雖已去而誼朴猶在新除帥臣葉康直又復人才凡下以臣度之必不免觀望 朝廷爲誼朴所使若不並行移降則熙河之患猝未可知加以 朝廷論議亦自不一臣請詳陳本末而 陛下察之昔 先帝始開熙河本無蘭州初不爲患及李憲違命創築此城因言若無

蘭州熙河決不可守自取蘭州又已十餘年今日欲築質孤勝如以侵夏國良田遂言若無質孤勝如蘭州亦不可守展轉生事類皆浮言蓋以邊防無事將吏安閑若不妄說事端無以邀求爵賞此則邊人之常態而自古之通患也今若試加詰問理則自窮何者二寨廣狹幾何所屯兵甲多少夏人若以重兵掩襲其勢必難保全既克二城乘勝以擊蘭州則蘭州之危何異昔日今朝廷不究其實而輕用其言以墮大信夏國若因此不順外修朝貢以收賜予之利內實作過以收鹵獲之功臣恐二寨所得地利殊未

足以償此臣所謂質孤勝如決不可城者由此故也昔先帝綏御西蕃董氊老而無子趙醇忠其族子也先帝嘗遣苗履多持金幣以醇忠見之是時聖意蓋有在矣事既不遂而董氊昏病遂爲阿里骨所殺阿里骨本董氊之家奴先亂其家次取其國董氊之臣如鬼章溫溪心等皆有不服之志此實一時之機會也是時朝廷若因機投隙遣將出兵擁納醇忠則不世之功庶幾可立而一時大臣不知出此遽以旄鉞寵綏篡奪之臣使得假中國爵命之重以役屬蕃部臣主之勢由此而堅然自是以來頗亦外

修臣節未顯背畔之迹而育等欲於此時復舉前策
蓋已踈矣昔曹公既克張魯劉曄言於公曰公既舉
漢中蜀人望風破膽劉備得蜀日淺蜀人未恃也誠
因其傾而壓之蜀可傳檄而定若小緩之蜀人既定
據嶮守要不可犯矣公不從居七日聞蜀中震動公
以問曄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夫機會一失七日
之間遂不可為今乃於數年之後追行前計亦足以
事機而不達兵勢矣臣聞种諤昔在 先
與諤無異誼於頃歲偶以勁兵掩獲鬼章以此

自負而西蕃懲於無備又作隄防亦無可乘之勢况
育自到任屢陳此計咫尺蕃界誰則不知臣謂兵果
出境必有不可知之憂矣兼聞近日擅招青唐蕃部
數以千計納之則本無 朝旨未有住坐之處却之
則於彼為畔必被屠戮之苦據此專擅罪名不輕臣
不曉 朝廷曲加保庇其意安在若不並行責降臣
恐 朝廷之憂未有艾也借使阿里骨因此恣叛結
連夏人同病相卹更出盜邊羽書交馳勝負未决當
此之時大臣相顧不敢任責而使 聖君 聖母憂
勞於帷幄之中雖食主議者之肉復何益乎臣所謂

阿里骨決不可取者由此故也凡此二事皆國家安危邊民性命所係禍機之發間不旋踵故臣願下蚤發英斷黜此三人外則使異域知此狂謀本非聖意易以招懷內則使邊臣知賞罰尚存不敢妄作此當今所宜速行者也然臣尚謂熙河遭此破壞彼此相疑却欲招納令就平帖非得良帥未易安也臣觀葉康直之爲人深恐未足倚仗何者康直頃緣權貴所薦節制秦鳳秦鳳邊面至狹號爲無事而康直於前年冬無故展修甘谷城致令夏國大兵壓境兵役已集康直恐懼不敢興功妄以地凍請於

朝廷役旣不成虜兵乃去旣無將帥靖重之路而當熙河搖動之秋臣恐陛下西顧之憂未可弭也要須徙置他路更命熟事老將以領熙河仍特賜戒敕使知朝廷懷柔遠人不求小利之意如此而邊患庶幾少息矣取進止

貼黃葉康直頃歲差知秦州中書舍人曾肇諫議大夫鮮于侁皆言康直昨因兵興調發芻糧一路騷然及合兒男掘取窖藏斛斛貨賣及建言欲由涇原路入界和雇車乘人夫爲知永興軍呂大防所奏有違詔敕先帝欲深寘於法康直素事

李憲憲管救得免按其爲人如此今熙河方反側未安而付之此人中外知其不可也

种朴昔因永樂覆師之後父諤權領延安之日與其親戚徐勳矯爲諤奏妄自保明勞效仍邀取諸將賂遺并奏其功先帝覺其姦詐欲加極典旣而釋之金特降官落職停替諤因此憂恚發病至死狂妄如此若不加貶責臣恐熙河終未寧靖也

再論舉臺官劄子

右臣等近准尚書省劄子勘會御史中丞蘓轍侍御史孫升同舉到監察御史貳員內壹員不曾實歷通

判不應條壹員與執政官礙親七月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令蘇轍孫升同別舉官二員聞奏者檢會元祐三年六月九日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左

右司諫左右正言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金用升朝官通判資序實歷一年以上人舉官准此臣等竊見後來所用諫官如吳安詩劉唐老司馬康三人金非實歷通判之人緣上件所降朝旨係諫官御史金用實歷通判一年卽無分別今來人才難得之際若臺官獨拘苛法必至闕官况自立法以來前後本臺及兩制官金不會舉到實歷通判可用一人以塞

明詔足見此法難以久行伏乞特依近用諫官體例於臣等前來所舉人中選擇除用免致言事之官又闕不補於體不便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三論熙河邊事劄子

臣近論奏范育以措置邊事乖方召還爲戶部侍郎賞罰倒置乞行責降仍乞罷種誼種朴本路差遣更擇熙河帥臣使之懷柔異類謹修邊備雖蒙 聖旨罷育戶部而使還領熙河其於邊事一皆如故臣方以爲憂旋聞質孤勝如二寨近日已爲夏人出兵平蕩臣本儒生不習軍旅妄以人情揆度以爲熙河創

於見非守把之地修築城寨理旣不直必生邊患言未絕口而夏國之兵旣已破城而歸矣臣謹案二寨雖昔嘗興置至元豐五年並已廢罷與囉兀永樂等城無異今欲復行修築生事致寇理在不疑而熙河諸將意欲侵奪良田收耕穫之利以守蘭州而不顧夏國爭占之害計其所得不補所亾不待臣言事已可驗然臣竊謂夏國所遣坤成使臣適至京師而國中遂敢舉兵攻城略無所忌者意謂築城之役曲在熙河雖 朝廷之重亦必不敢無名苛留其使故也邊計一失遂爲夷狄所侮可勝歎哉如臣愚見謂宜

速擇良帥俾往綏靖一路至如聚糧添屯之類亦必隨事應副以備不虞今育與誼朴猶在本路觀其輕敵無謀貪功晞賞必更妄起事端以蓋前失關陝之憂未可知也况育等欲納趙醇忠謀已宣露為阿里骨所怨二難交至可無慮乎昔李德裕議討劉榘同列有異議者德裕請曰有如此不利臣請以死塞責今中外皆謂守信固盟中國之利若大臣有欲專任育等不顧邊患者臣願陛下以德裕之請要之若能如此即用其計事定之日按行賞罰則朝廷綱紀庶幾尚在取進止

貼黃臣竊見朝廷久不明辨是非必行賞罰故羣臣輕易造事去年議回黃河所費兵夫物料不可勝計功卒不成而議者仍舊在職略無責問臣下習見朝廷刑政如此故敢輕造邊釁臣乞陛下以河事為戒與大臣熟議必令任責不辭然後舉事

三論分別邪正劄子

臣聞聖人之德莫如至誠至誠之功存於不息有能推至誠之心而加以不息之久則天地可動金石可移况於斯人誰則不服臣伏見太皇太后陛下

皇帝陛下隨時弛張改革弊事因民所惡屏去小人天下本無異心羣黨自作浮議近者德音一發衆心渙然正直有依人知所嚮惟二聖勿移此意則天下誰敢不然衛多君子而亂不生漢用汲黯而叛者寢苟存至誠不息之志自是太平可久之功此實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也然臣以謂昔所柄任其徒實蕃布列中外豈免窺伺若朝廷施設必當則此輩覬望自消昔田蚡爲相所爲貪鄙則竇嬰灌夫睥睨宮禁僥倖有功諸葛亮治蜀行法廉平則廖立李嚴雖流徙邊郡終身無怨此則保國益人之要術自古聖

賢之所共由者也臣竊見方今天下雖未大治而祖宗綱紀具在州郡民物粗安若朝廷大臣正已平心無生事邀功之意因弊修法爲安民靖國之術則人心自定雖有異黨誰不歸心向者異同反覆之憂蓋亦不足慮矣但患朝廷舉事類不審詳曩者黃河北流正得水性而水官穿鑿欲導之使東移下就高汨五行之理及陛下再遣官吏按視知不可爲猶或固執不從經今累歲回河雖罷減水尚存遂使河朔生靈財力俱困今者西夏青唐外皆臣順朝廷招徠之厚惟恐失之而熙河將吏創築二堡以

侵其膏腴議納醇忠以奪其節鉞功未可覲爭已先形 朝廷雖知其非終不明白處置若遂養成邊隙關陝豈復安居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正已平心無生事邀功之意者也昔嘉祐以前鄉差衙前民間常有破產之患熙寧以後出賣坊場以雇衙前民間不復知有衙前之苦及元祐之初務於復舊一例復差官收坊場之錢民出衙前之費四方驚顧衆議沸騰尋知不可旋又復雇法有所未盡但當隨事修完而去年之秋復行差法雖存雇法先許得差州縣官吏利在起動人戶以差殿便差法一行卽時差足雇法

雖在誰復肯行臣頃奉使契丹道出河北官吏皆爲臣言豈 朝廷欲將賣坊場錢別作支費耶不然何故惜此錢而不用殫民力以供官此聲四馳爲損非細又熙寧雇役之法三等入戶金出役錢上戶以家產高強出錢無藝下戶昔不充役亦遣出錢故此二等入戶不免咨怨至於中等昔旣已自差役今又出錢不多雇法之行最爲其便及元祐罷行雇法上下二等欣躍可知惟是中等則反爲害臣請且借畿內爲比則其餘可知矣畿縣中等之家大率歲出役錢三貫若經十年爲錢三十貫而已今差役旣行諸縣

手力最爲輕役農民仕官日使百錢最爲輕費然一歲之用已爲三十六貫二年後滿爲費七十餘貫罷役而歸寬鄉得閑三年狹鄉不及一歲以此較之則差役五年之費倍於雇役十年所供賦役所出多在中等如此安得民間不以今法爲害而熙寧爲利乎然朝廷之法官戶等六色役錢只得支雇役人不
及三年處州役而不及縣役寬剩役錢只得通融隣路隣州而不得通融隣縣人戶願出錢雇人充役者只得自雇而官不爲雇如此之類條目不便者非一故天下皆思雇役而厭差役今五年矣如此二事則

臣所謂宜因弊修法爲安民靖國之術者也臣以聞見淺狹不能盡知當今得失然四事不去如臣等輩猶知其非而况於心懷異同志在反復幸國之失有以藉口者乎臣恐如此四事彼已默識於心多造謗議待時而發以搖撼衆聽矣伏乞 宣諭執政事有失當改之勿疑法或未完修之無倦苟民心旣得則異議自消 陛下端拱以享承平大臣逡巡以安富貴海內蒙福上下所同所有衙前差役二事臣方根究詳悉續具聞奏臣不勝區區冒昧 聖聽伏埃誅謹取 進止

